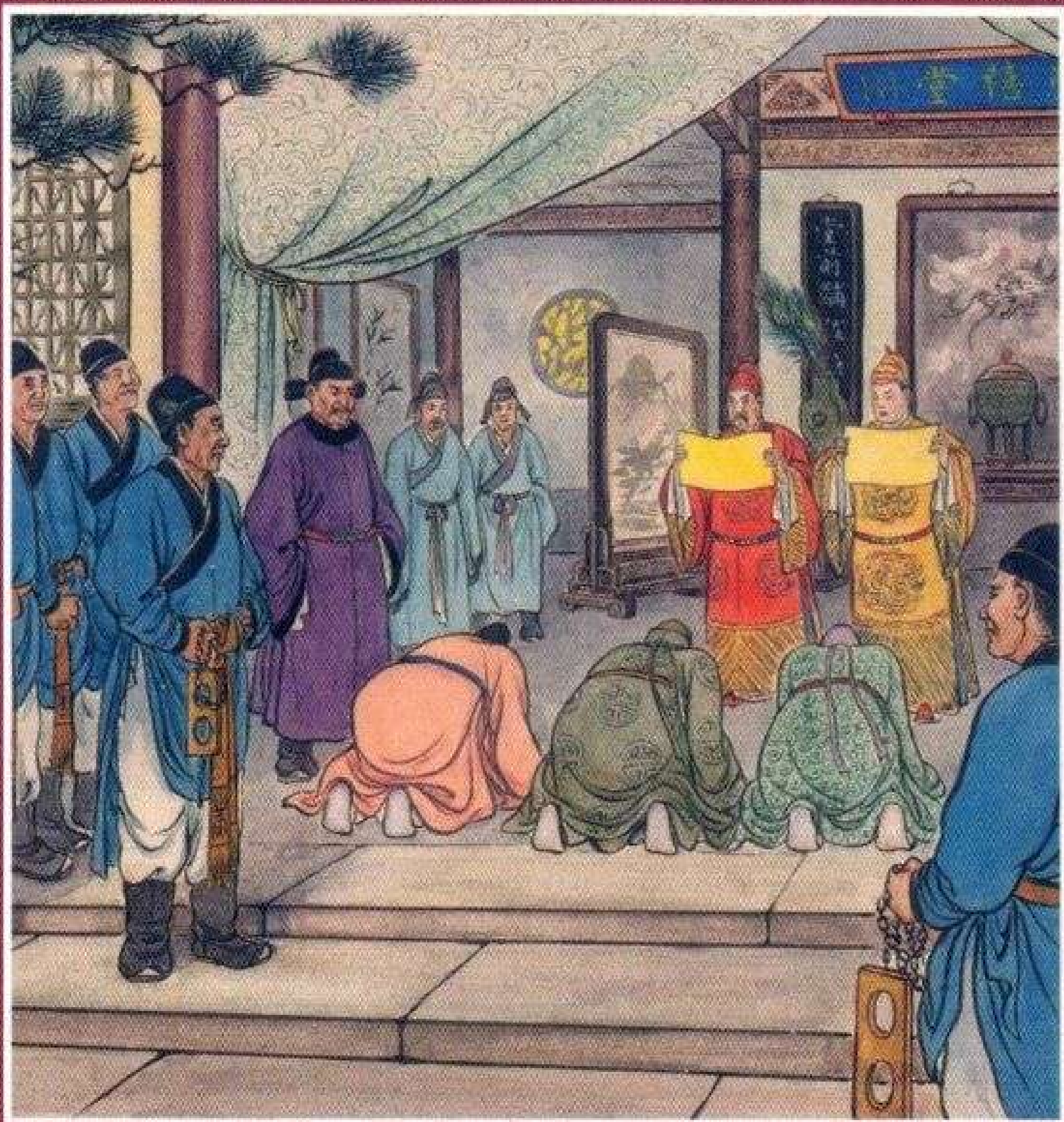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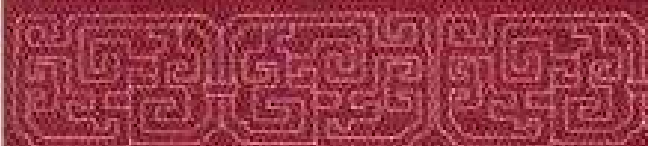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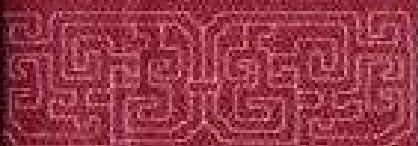


查抄賈府



紅樓夢
之連環
十環
六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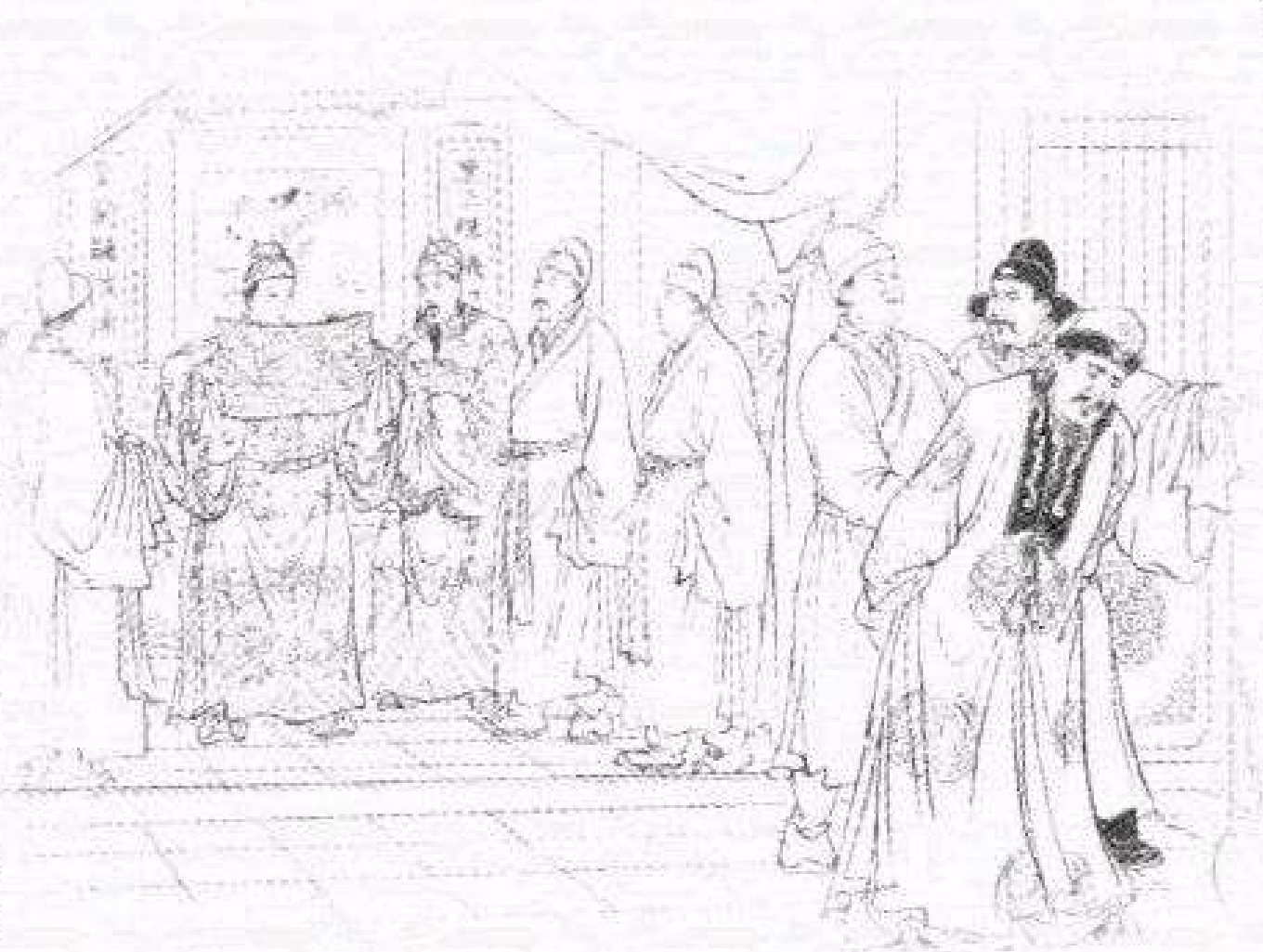
红楼梦之十六

查抄贾府

原著：曹雪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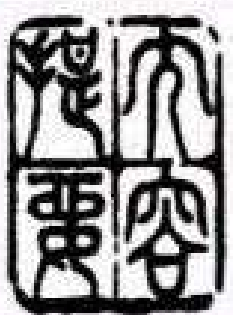
改编：潘勤孟

绘画：于濂元 叶之浩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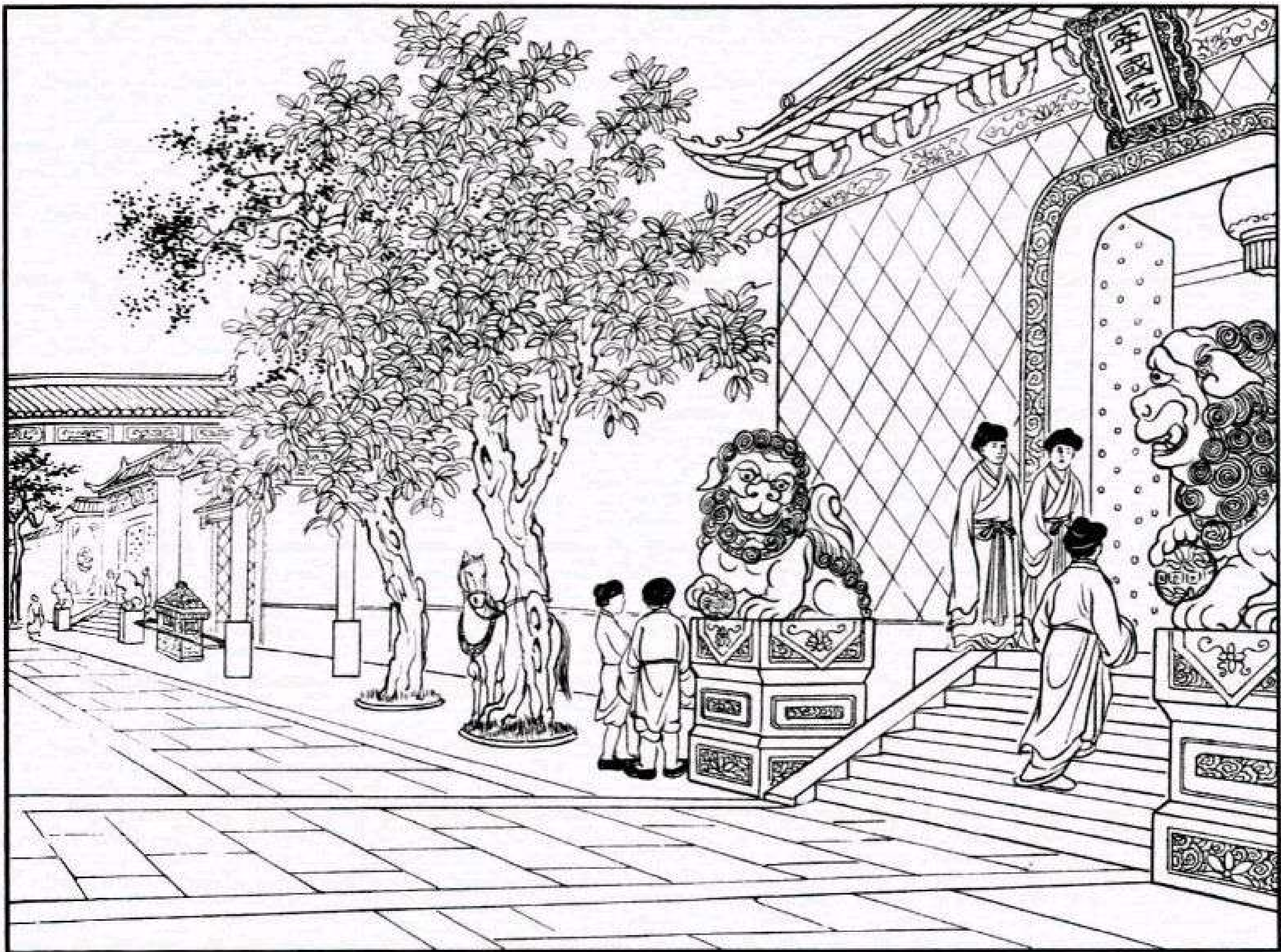


贾赦、贾珍等一班主子，平日依财仗势，包揽词讼，欺压百姓，后被弹劾，皇上派锦衣府查抄贾府，革去世职，流放赎罪。

自此，赫赫贾府，家计日益萧条，每况愈下。接着，贾母逝世，丧后遭窃，弄得一片混乱。

故事反映了贾府的衰败和没落，表现了贾府统治者已是日暮途穷，陷入了『昏昏惨惨似灯将尽』的不可摆脱的困境。

贾家仗着祖上官爵，煊赫一时。街东宁国府，街西荣国府，两宅相连，占了大半条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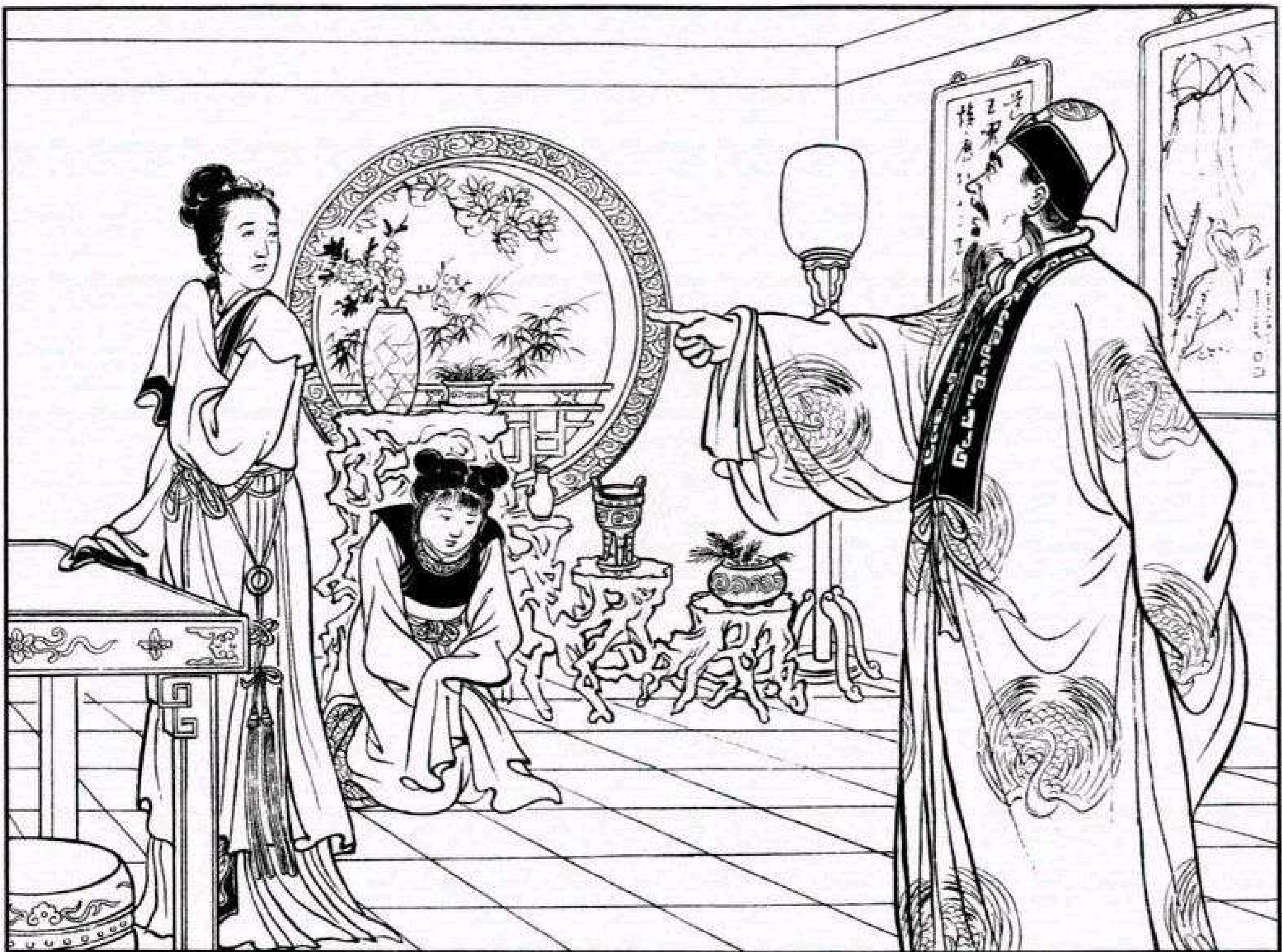
宁国府自从贾敬死后，便由贾珍当家。这位珍大爷不干正经，一味骄奢淫逸，竟把宁国府闹得翻了过来，也没有人来管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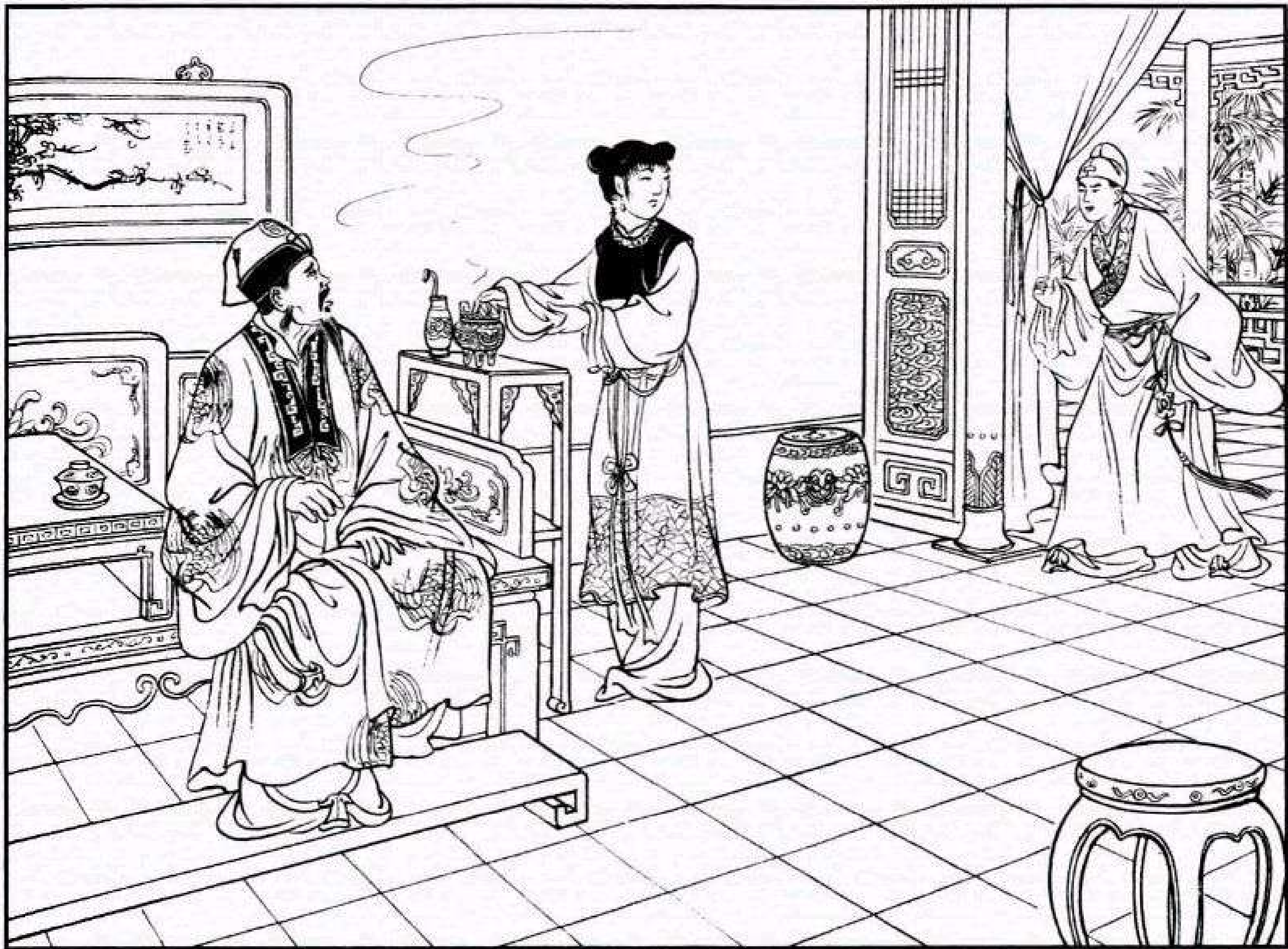
荣国府二老爷贾政，靠着自己是功臣后裔，女儿元春又是贵妃，所以官运亨通，由原任工部郎中之职，放了江西粮道，更是显得不可一世了。



贾政的哥哥贾赦，年老昏庸，把家务一古脑儿推给儿子贾琏和儿媳凤姐，自己只管作威作福。在荣国府里，他就是一个荒淫无道的『暴君』。



一天，贾赦正独坐无聊，只见贾琏急急地进来，回说：『今天听到一个消息，说是二叔被参，为的二叔在任上重征粮米，苛虐百姓……』





贾赦吃了一惊，便命贾璉快去打听明白。不到半日，贾璉回来，说：『二叔真的被参，亏得皇上恩典，没有革职，只得了个降职调京的处分。』

不多几天，贾政果然卸职回家。当下先到贾母那里请了安，然后弟兄子侄相见。





贾赦设宴接风。贾政吃了几杯酒，对贾琏说道：『我刚回家，不便多问，只是听外头谈论，对家里颇有不满之词。你年纪不小了，诸事要谨慎才是。』

贾琏脸涨得通红，只好连声应『是』。正在这时，忽然赖大慌慌张张来回道：『锦衣府堂官赵全老爷，带了好多司员、衙役，说来拜望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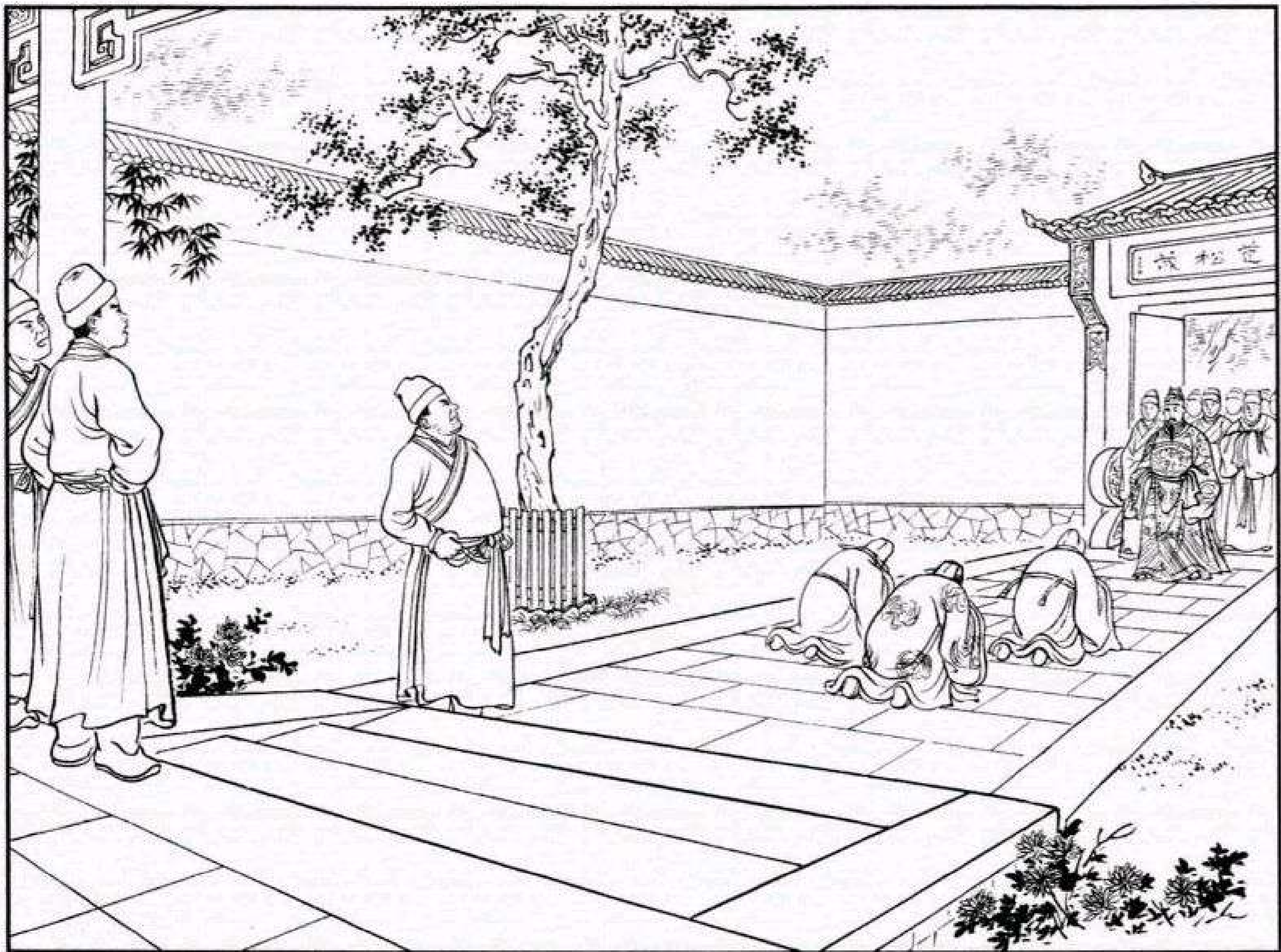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听了，心想：同赵全素无来往，他来干什么呢？如今摆着家宴，接待不便，不接待又不好。正在寻思，外面又报进来：『赵老爷已进二门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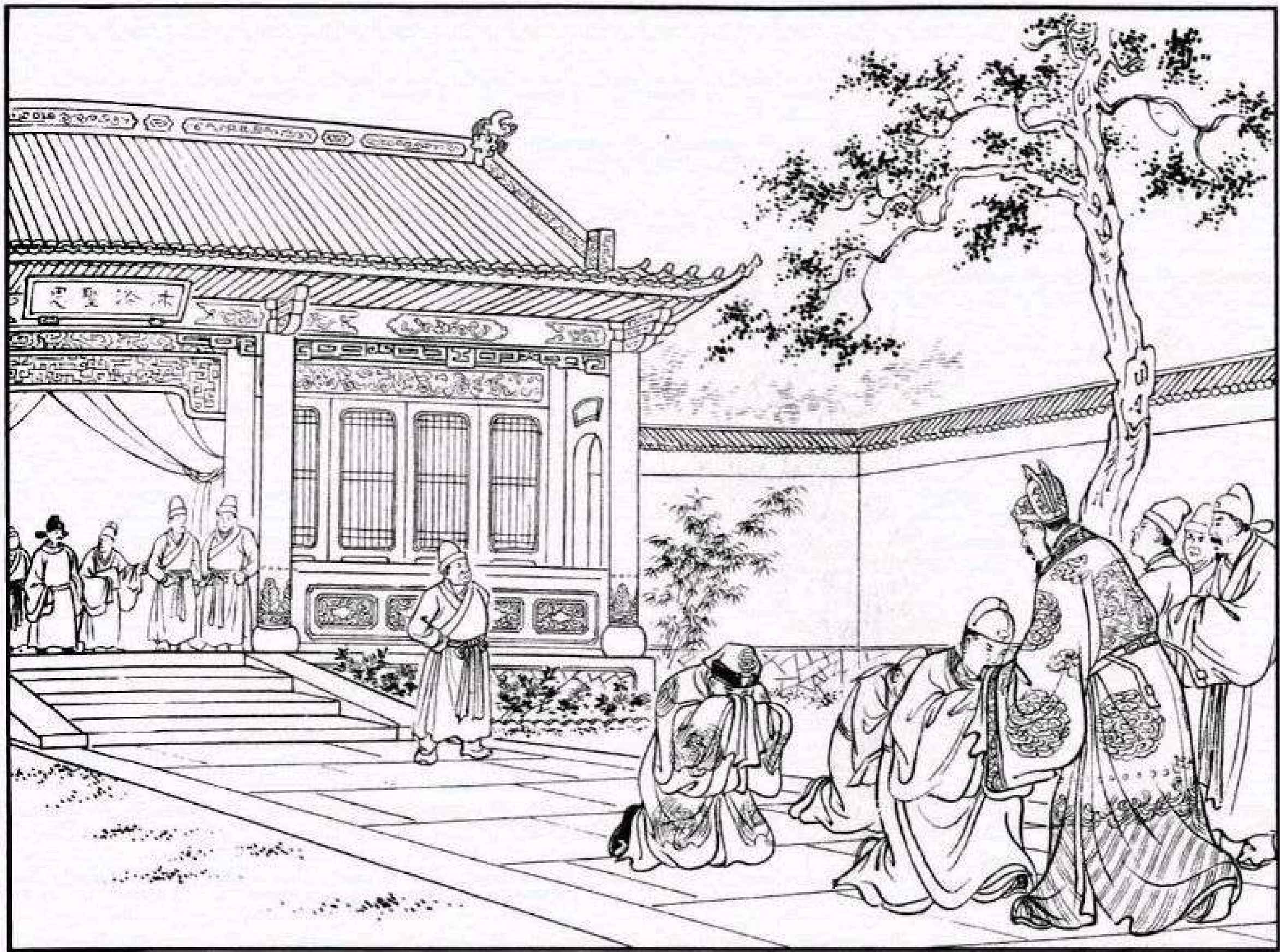
贾赦、贾政抢步去接，只见赵堂官沉着脸，并不说什么，一径走上厅来。后面跟着五六个司员。贾赦等不得主意，只得跟上来让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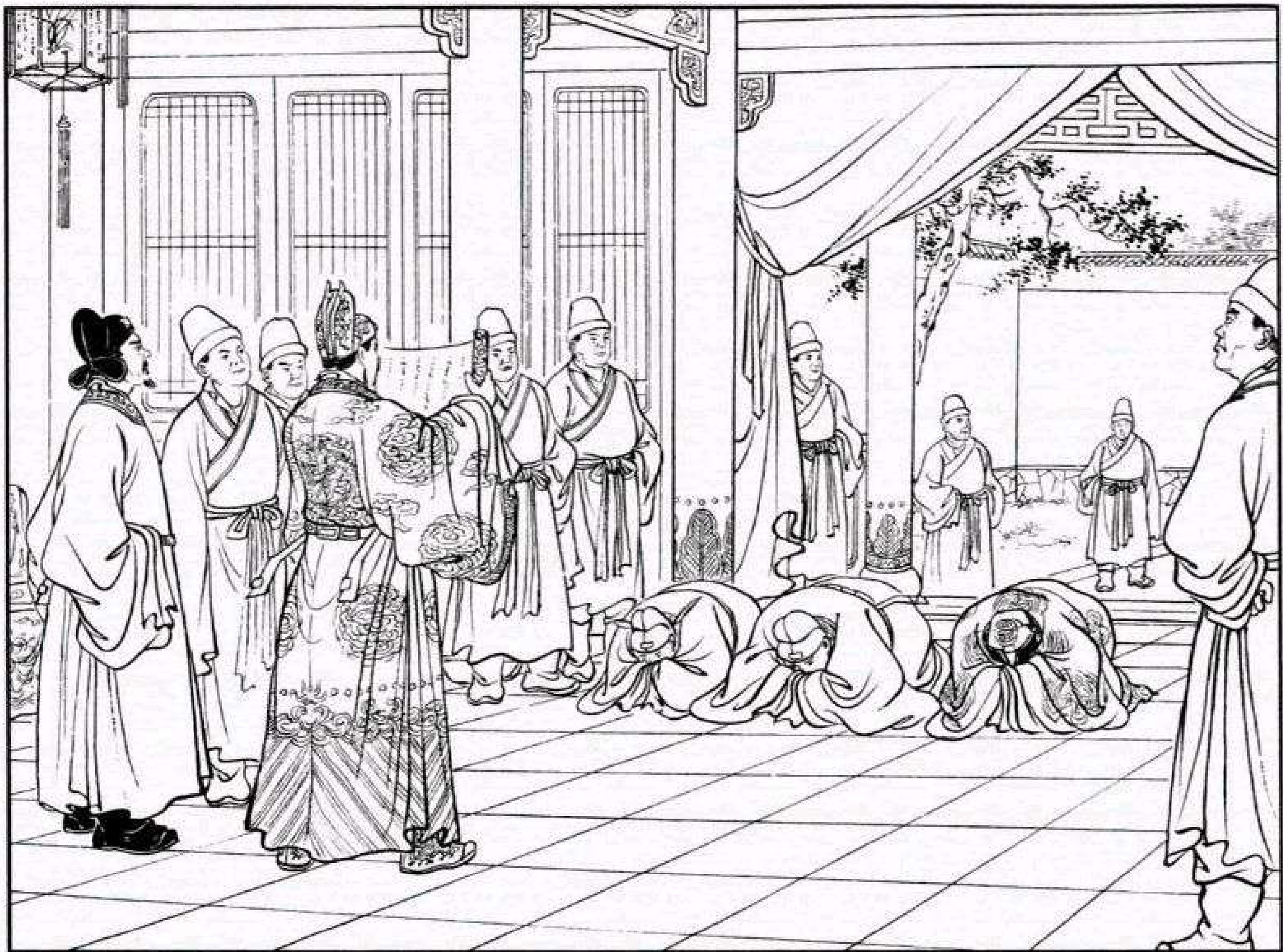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还不曾坐下，又见家人慌张地报道：『西平王爷到。』贾赦等慌忙去接，见王爷已经进来，也带了许多司员。贾赦、贾政知道事情不妙，相率跪下。



西平王扶起贾政，慢慢说道：『小王奉旨，带领锦衣府赵全来查看贾赦家产。』贾赦听见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浑身发抖，连忙俯伏在地。



那王爷站在上面，宣旨道：『贾赦勾结外官，依势凌弱……着革去世职。』赵堂官一叠声叫：『拿下贾赦，其余人也都看守起来。』



这时，又进来许多衙役，将各门把守。赵堂官传齐司员，下令分头按房查抄。这些司员、衙役，巴不得这一声，都声势汹汹地往各处动手。



西平王喝道：『闻听说贾赦、贾政是同房分炊，理应遵旨查看贾赦的家产，其余且按房封锁，待复旨后再候定夺。』



赵堂官忙回西平王：『贾赦、贾政并未分家，不能
不尽行查抄。』西平王沉吟一下，便道：『既然如此，
且先传信后宅，叫内眷暂避，再查不迟。』



这一群司员、衙役到了里面，立刻动起手来。那些婆子、丫头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还当是强盗来了。顿时大哭小喊，像没头苍蝇似的四散乱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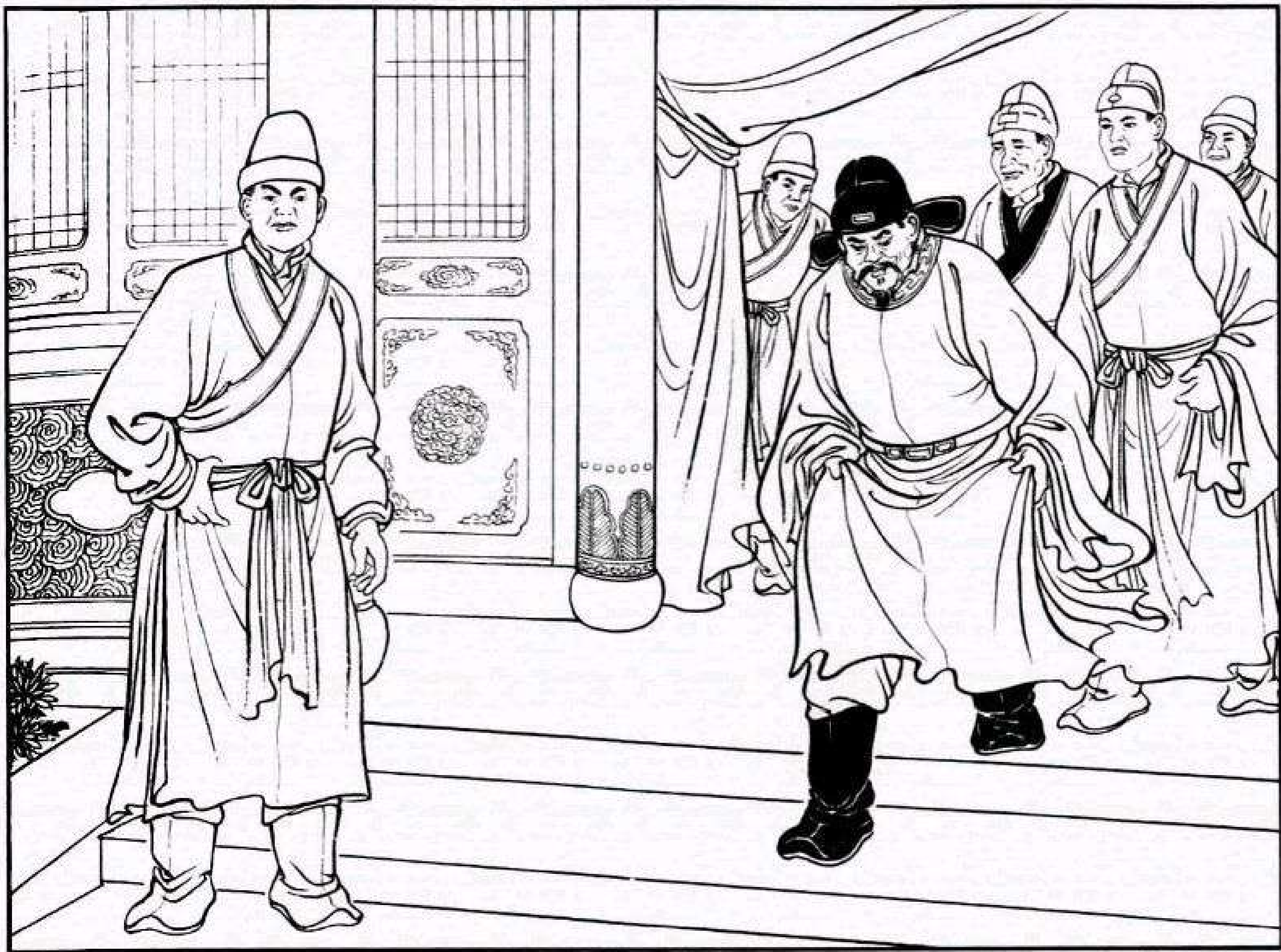
众衙役開箱倒柜，把贾赦、贾琏屋里的东西都抄出来搁着。一时人多手杂，木器被砸，瓷器跌成粉碎。更有混水摸鱼，把细软财物藏进腰包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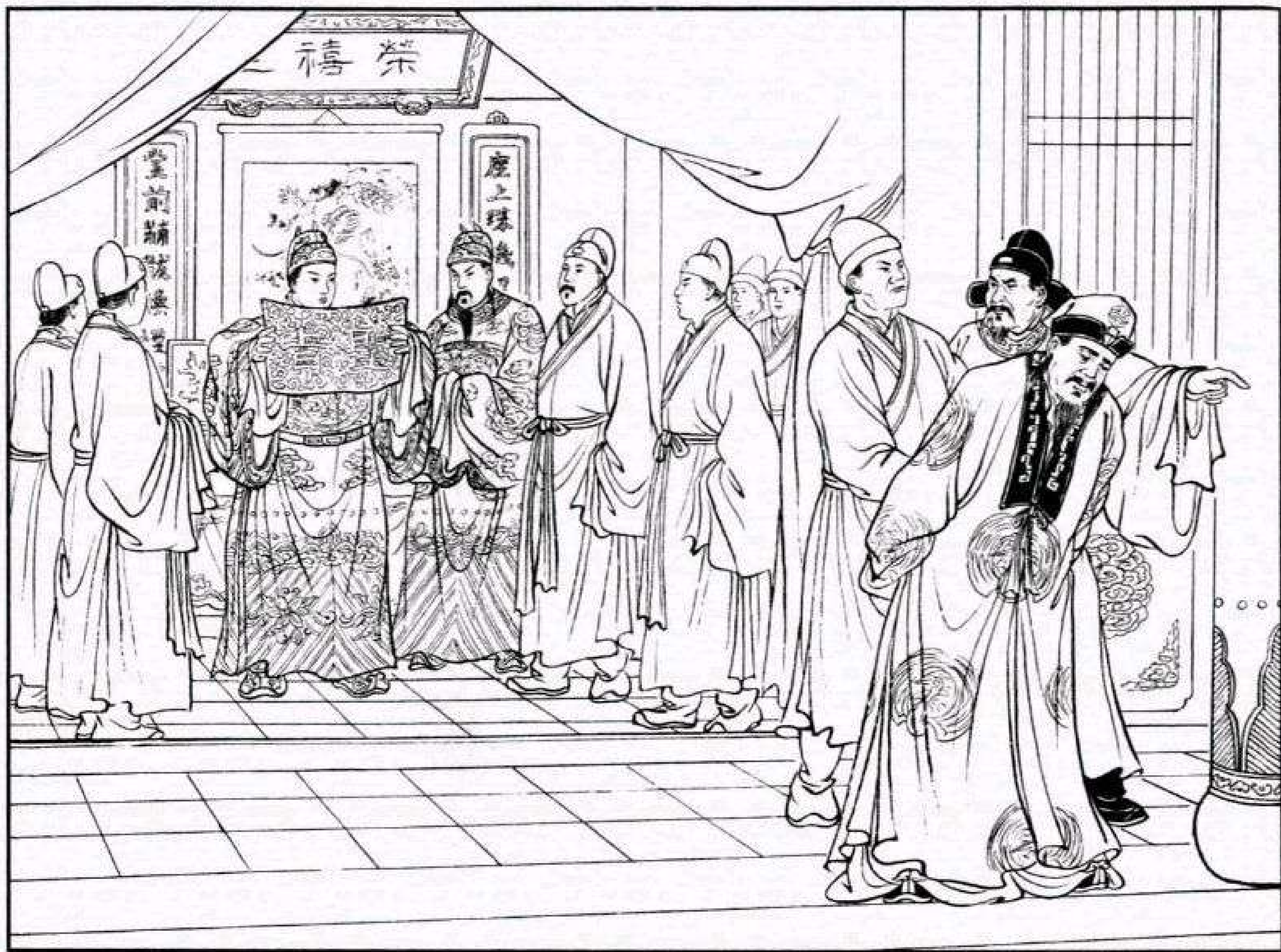
一会儿，锦衣司员来回西平王：「查出许多御用衣裙并禁用之物，不敢擅动；尚有两箱房地契、一箱借票，都是违例取利的。」



西平王默然不语。忽然外面传信进来，北静王到了。赵全心想：我正想趁此发点财，碰着这位酸王却存心庇护贾府，如今换了那位，这才好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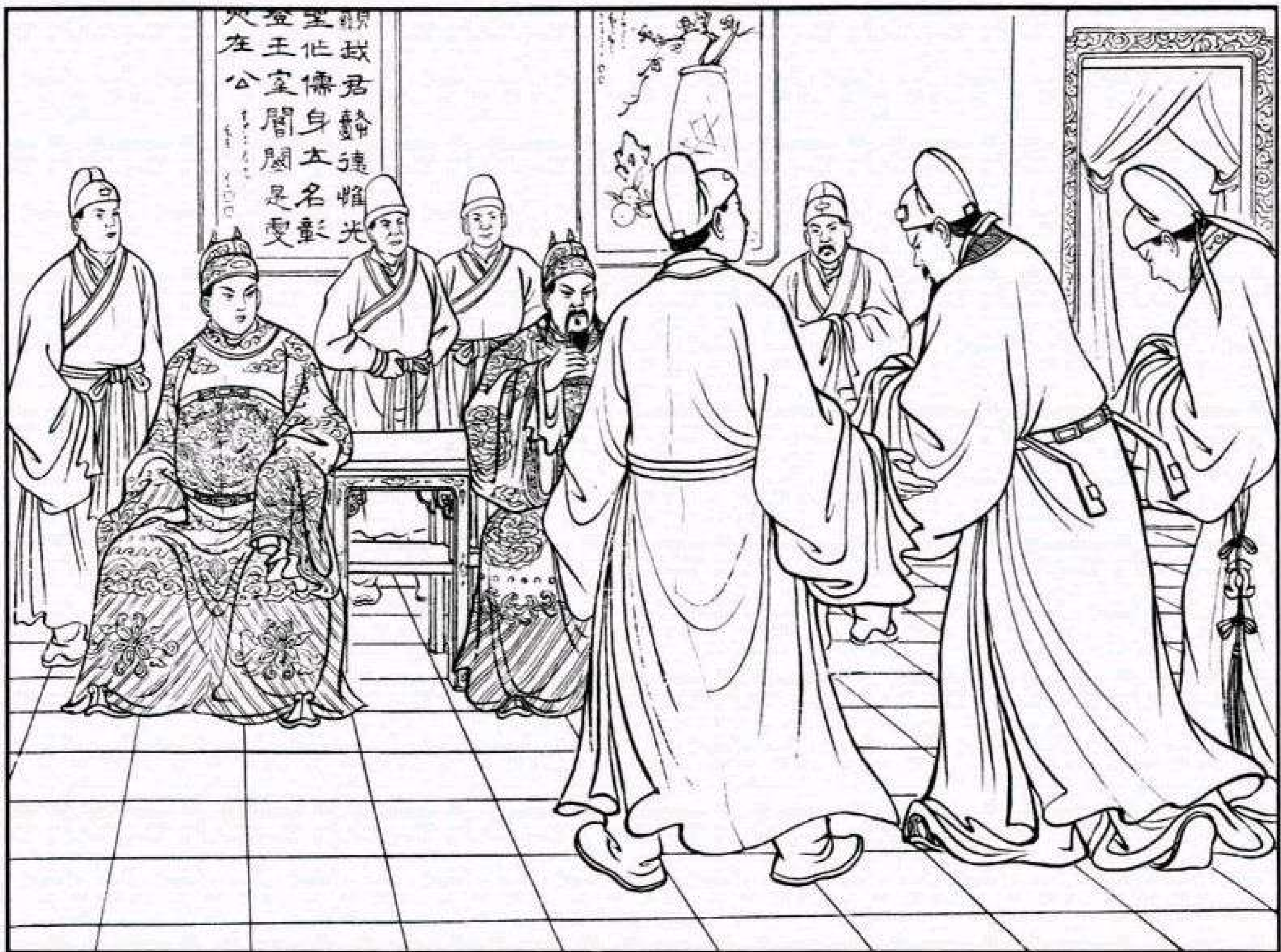
西平王和赵堂官迎出，只见北静王已到大厅，宣旨道：『着锦衣官提贾赦质审，余交西平王查办。』赵全和那些查抄的人听了十分没趣，只好提了贾赦回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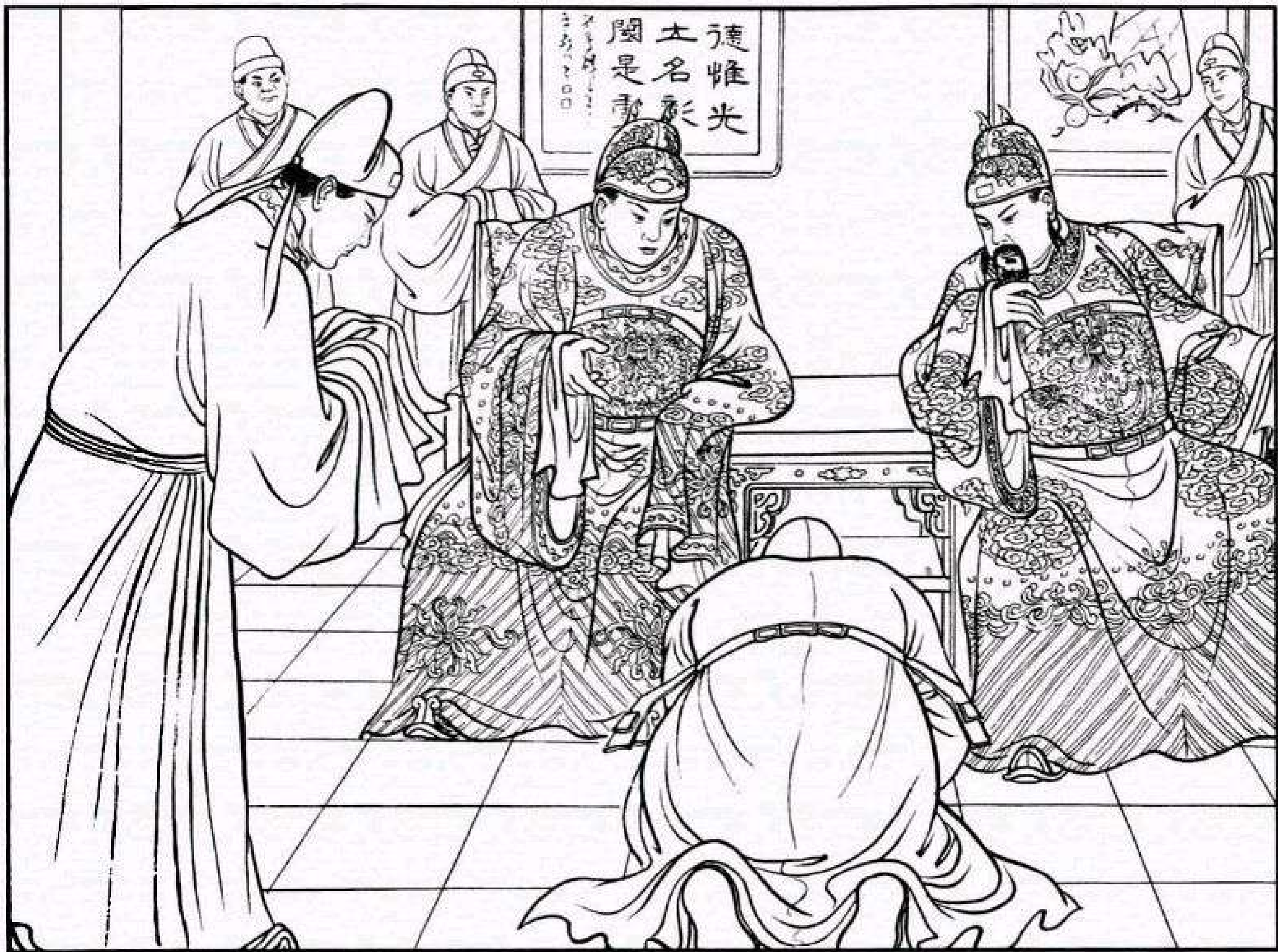
赵堂官去后，西平王说道：『我正和老赵生气，幸而王爷来降旨，不然这里要吃大亏。』北静王说道：『不料老赵竟这么混账。但不知现在政老在哪里？』



北静王便命将贾政叫来，向他说明旨意。贾政感激涕零，含泪乞恩。北静王与贾政私谊最厚，见到这副光景，大有不忍之色。



两位王爷一齐说道：『政老放心，刚才抄出御用之物，想是贵妃用的，说明了也就无碍。独是许多重利盘剥的借票，倒要想个什么法儿才好。』





贾政磕头说：「犯官不理家务，这些事可以问犯官
侄儿。」贾璉慌忙跪下说：「东西既在奴才屋里抄出，
敢推说不知道么？只求王爷开恩。」

北静王思索一会，吩咐贾政：『政老且把贾赦家产尽行交出，切不可隐匿，自干法纪。』贾政答应道：『犯官再也不敢。』两位王爷才一同回朝。



贾政依命会同王府司员把贾赦财产登记，所有古玩珍宝、衣饰家具，都一一开列。贾府历年巧取豪夺所得，真是珠玉成堆，金银山积，登记了大半天，还没有登完。



且说贾母在里面正吃罢饭，和王夫人、凤姐等说笑解闷，只听见邢夫人那边的人一叠声嚷进来说：『老太太，太太，不好了，很多穿靴戴帽的强盗来了！』



贾母等听着发呆，又见平儿披头散发，哭哭啼啼地进来说：『不好了，外头王爷进来抄家了！我在房里被一伙人赶了出来，这里快快收拾吧！』



邢、王二夫人听得，俱魂飞魄散，不知怎样才好。凤姐起先还圆睁两眼听着，后来一仰身便栽倒地上。贾母没有听完，早吓得涕泪交流，连话也说不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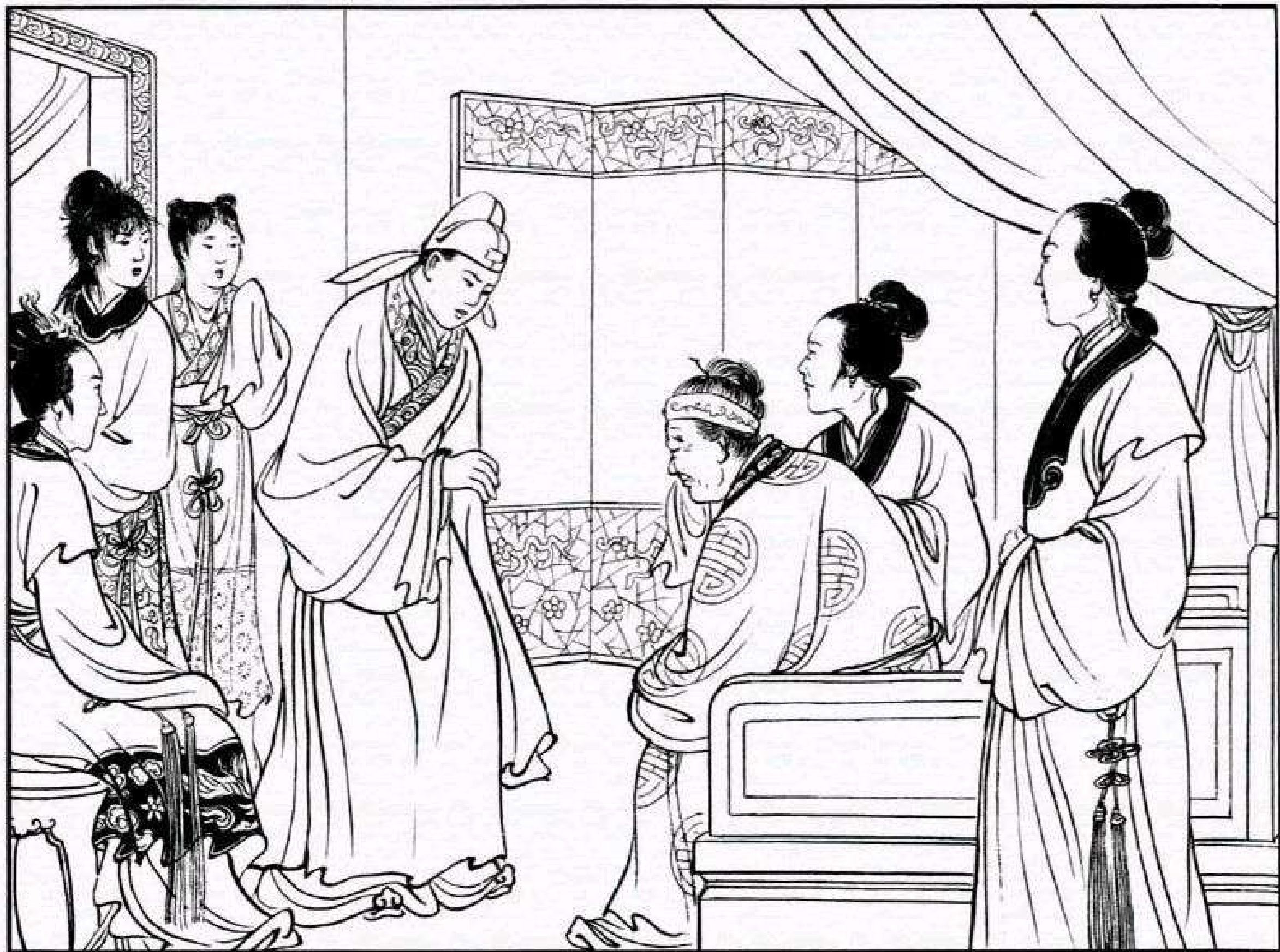
『瞬间，满屋子的人，拉这个，扯那个，闹得天翻地覆。正乱着，只见贾琏喘吁吁地跑进来说：『好了！好了！幸亏王爷救了我们！』』



贾琏忽见凤姐昏倒在地，哭着乱叫；又见贾母吓得回不过气来，更是着急。还亏了平儿将凤姐叫醒，接着贾母也苏醒了。



贾璉定了定神，将两位王爷恩典说明，只恐贾母、邢夫人知道贾赦被拿，又要吓死，暂且不敢明说。贾母也无暇细问，靠在炕上，只是哭泣。



一时，贾政进来了。众人忙告诉贾母：『老爷仍旧好好的，老太太安心吧！』贾母微开双目，叫了一声『我的儿』，又大哭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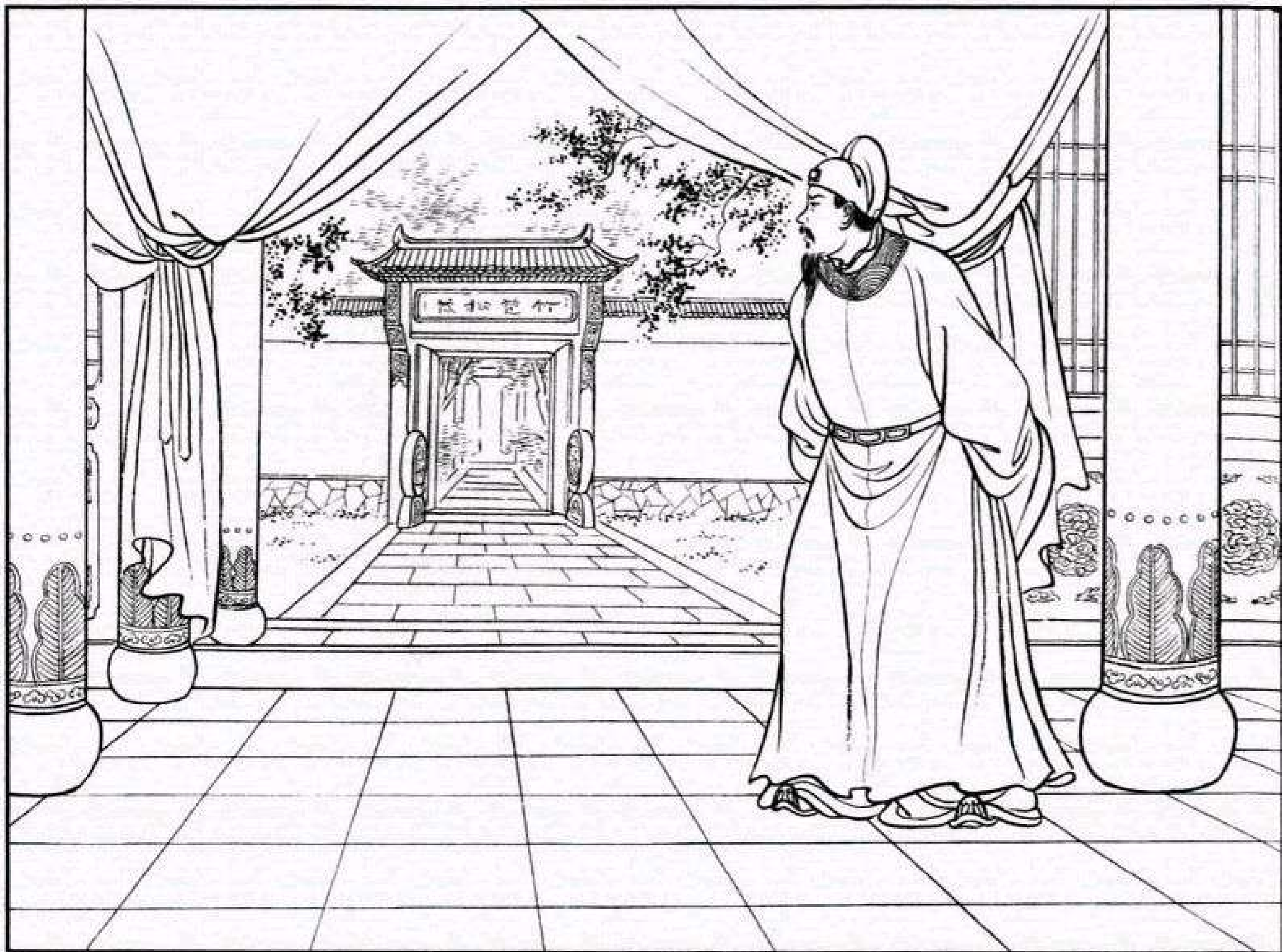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恐哭坏老母，忙安慰说：『老太太放心吧。事情原不小，蒙皇上恩典，两位王爷照看，就是大哥暂时拘质，等问明白了，想必皇上还有恩典。』



贾母道：『我活了八十多岁，托着祖宗的福，从没有碰到这些事。如今老了，你们倘或受罪，我心里过得去么？倒不如合上眼随你们去吧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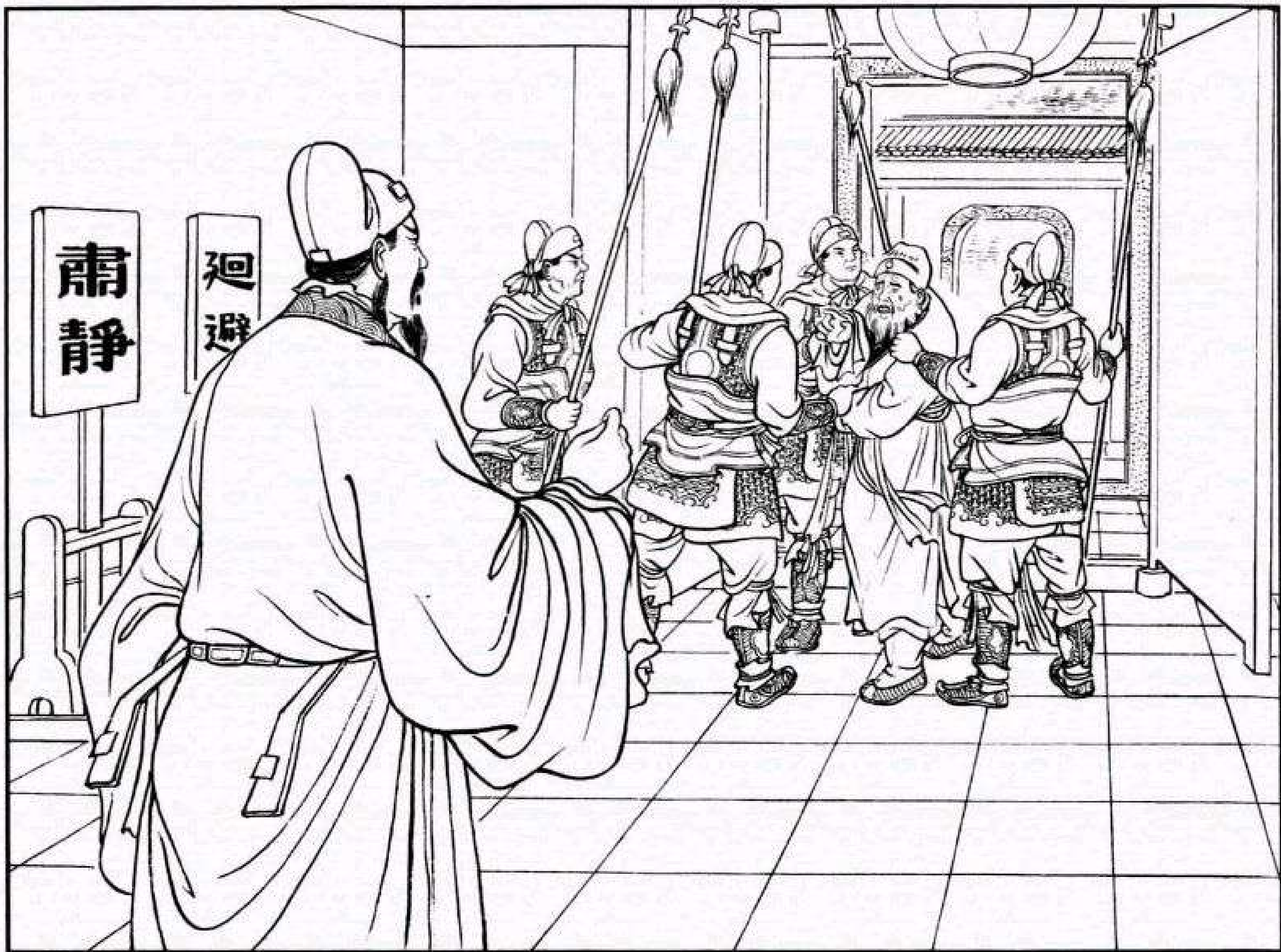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嘴里劝着贾母，却是担心外面；见贾母渐渐好些，少不得仍旧出来，等候消息。他正在拈须搓手的时候，忽听外面一阵乱嚷，闹成一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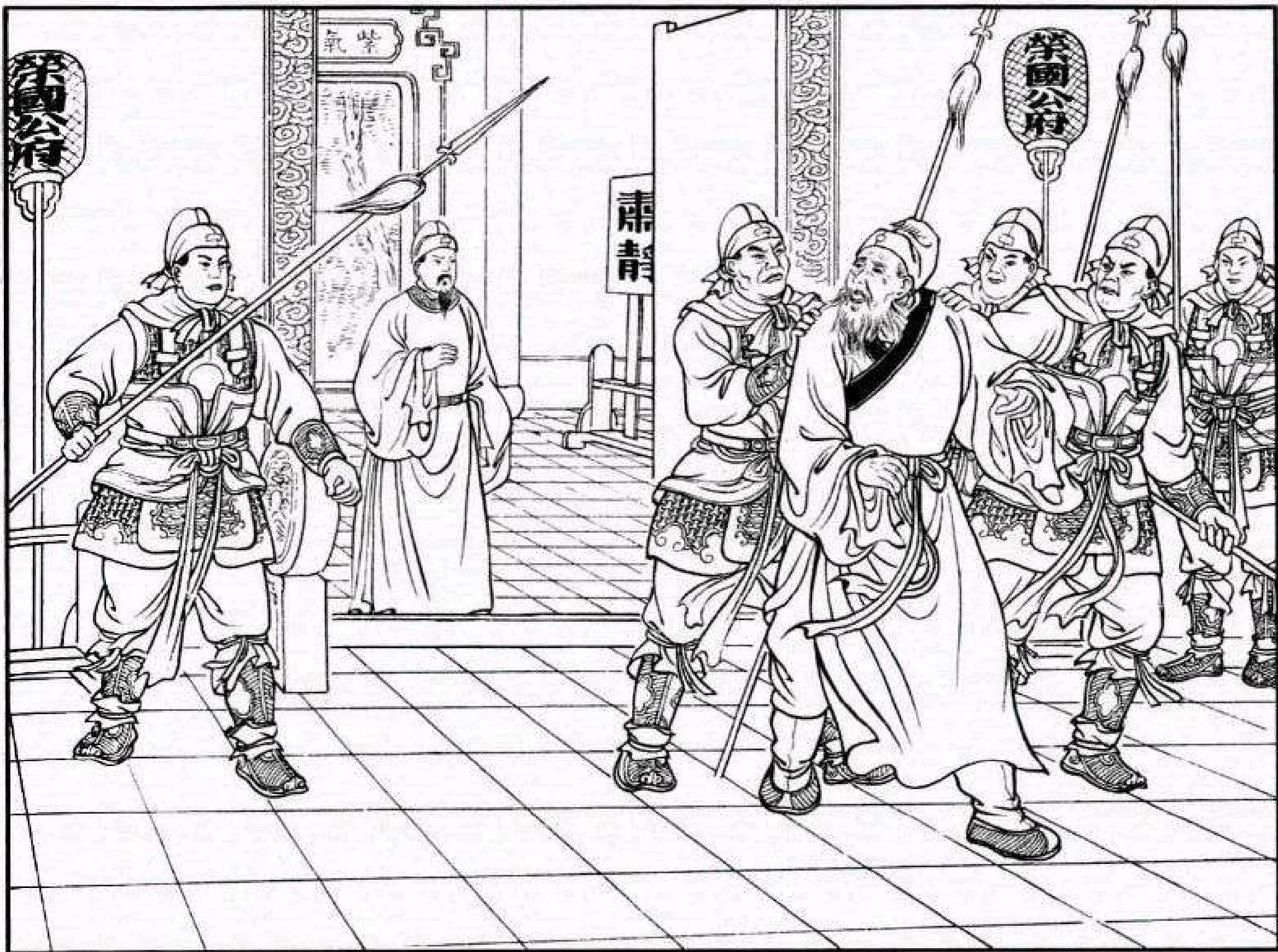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大惊，急忙出外看时，却见宁国府的老仆焦大，像发疯般要闯进来，一群看守军人拼命阻拦，不让他乱闯。贾政喝问：『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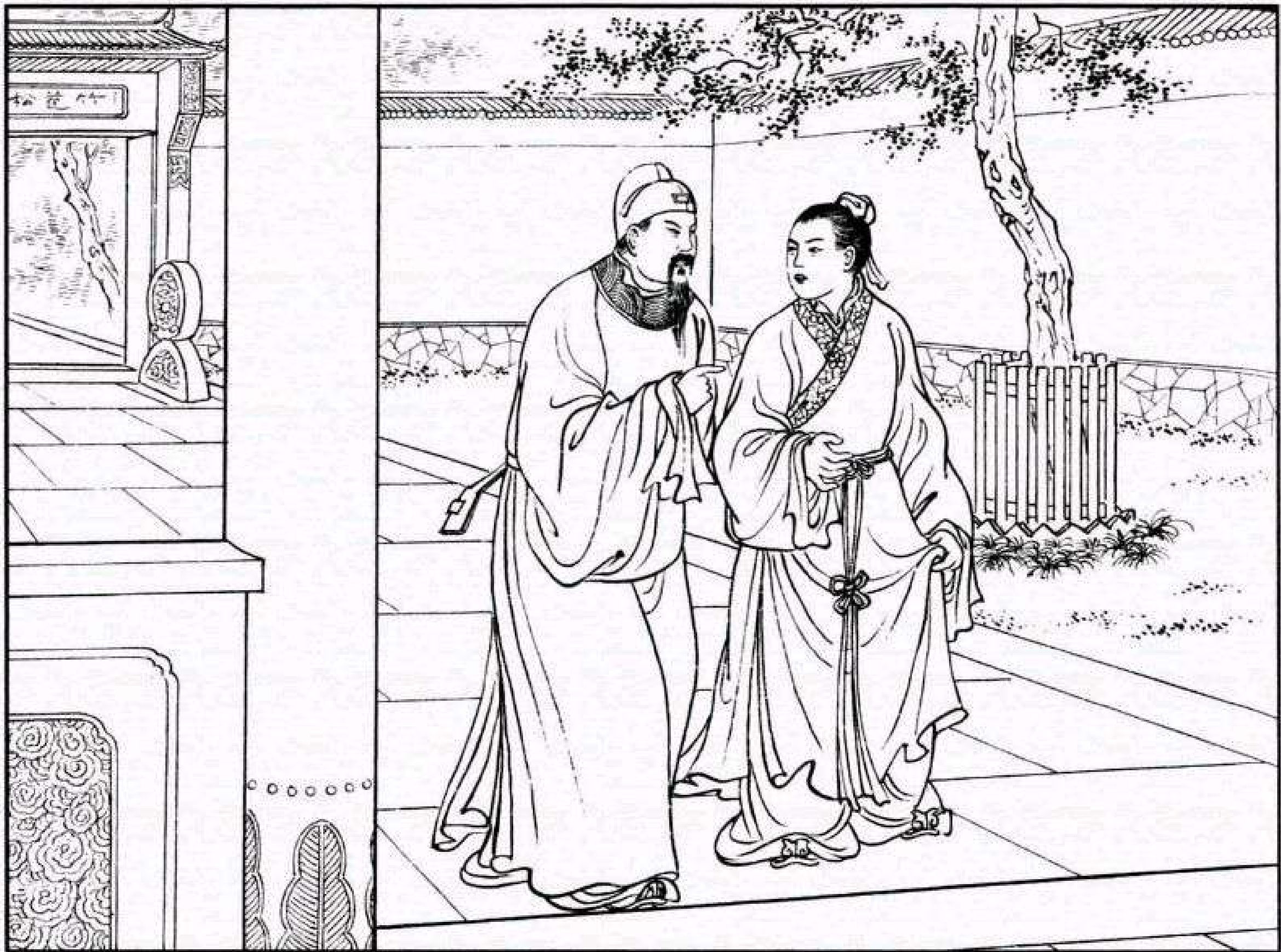
焦大见了贾政，便号天跺地地哭道：『我天天劝这些不长进的爷们，倒拿我当冤家。今儿珍大爷、蓉哥儿都叫什么王爷拿去了。里头女主都披头散发，像猪狗似的圈在一处空屋里。』



焦大接着嚷道：『他们还要把我捆起来。我活了八九十岁，只有跟着太爷捆人的，不想今天弄到这个地步。我说我是西府的，才跑出来。我如今也不要命了！』说着，把头乱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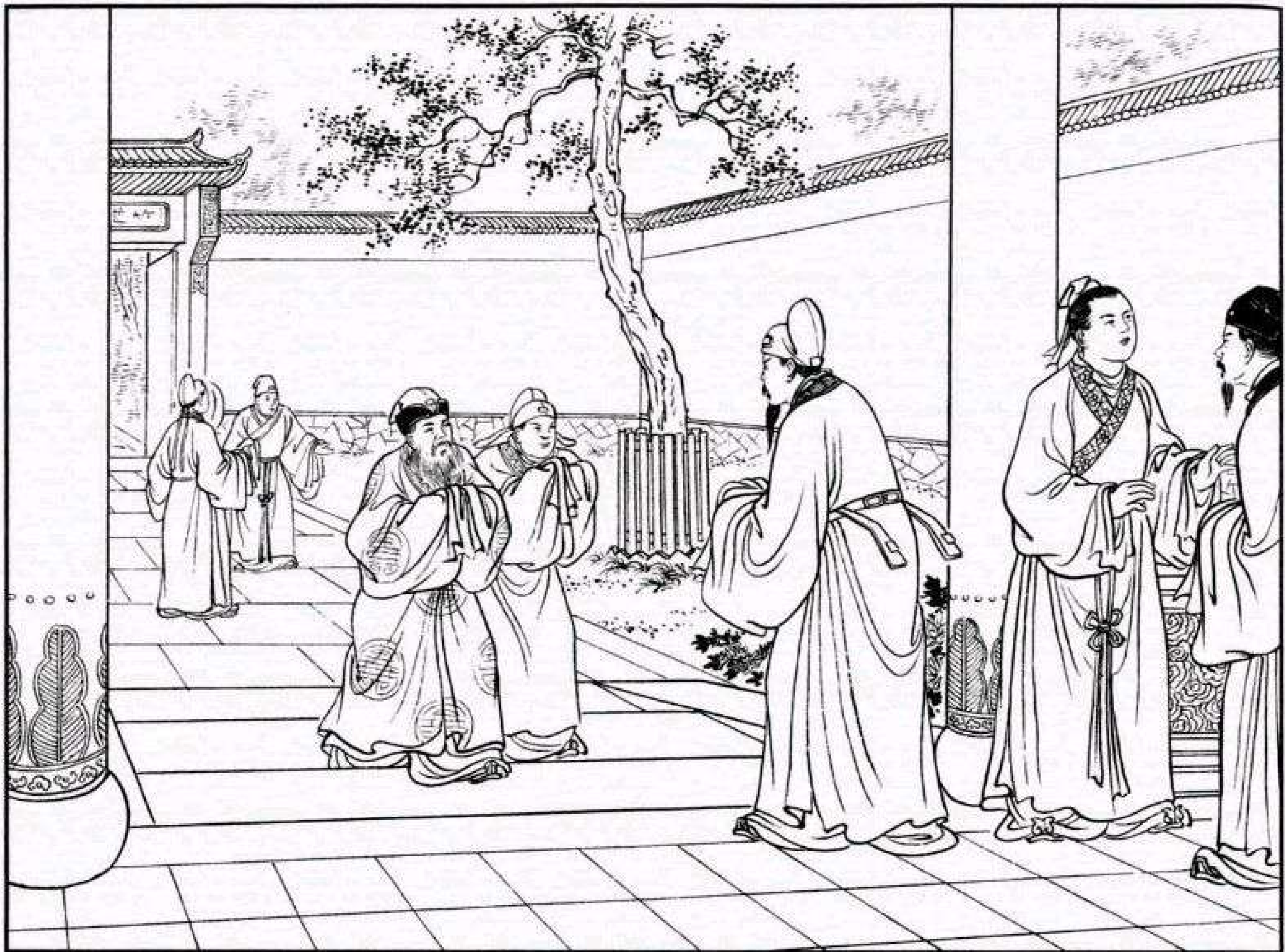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不待听完，便知道宁国府也被查抄了。忽见薛姨妈的侄儿薛蝌跑了进来，忙拉着他问怎么进来的，又问他东府究竟犯了什么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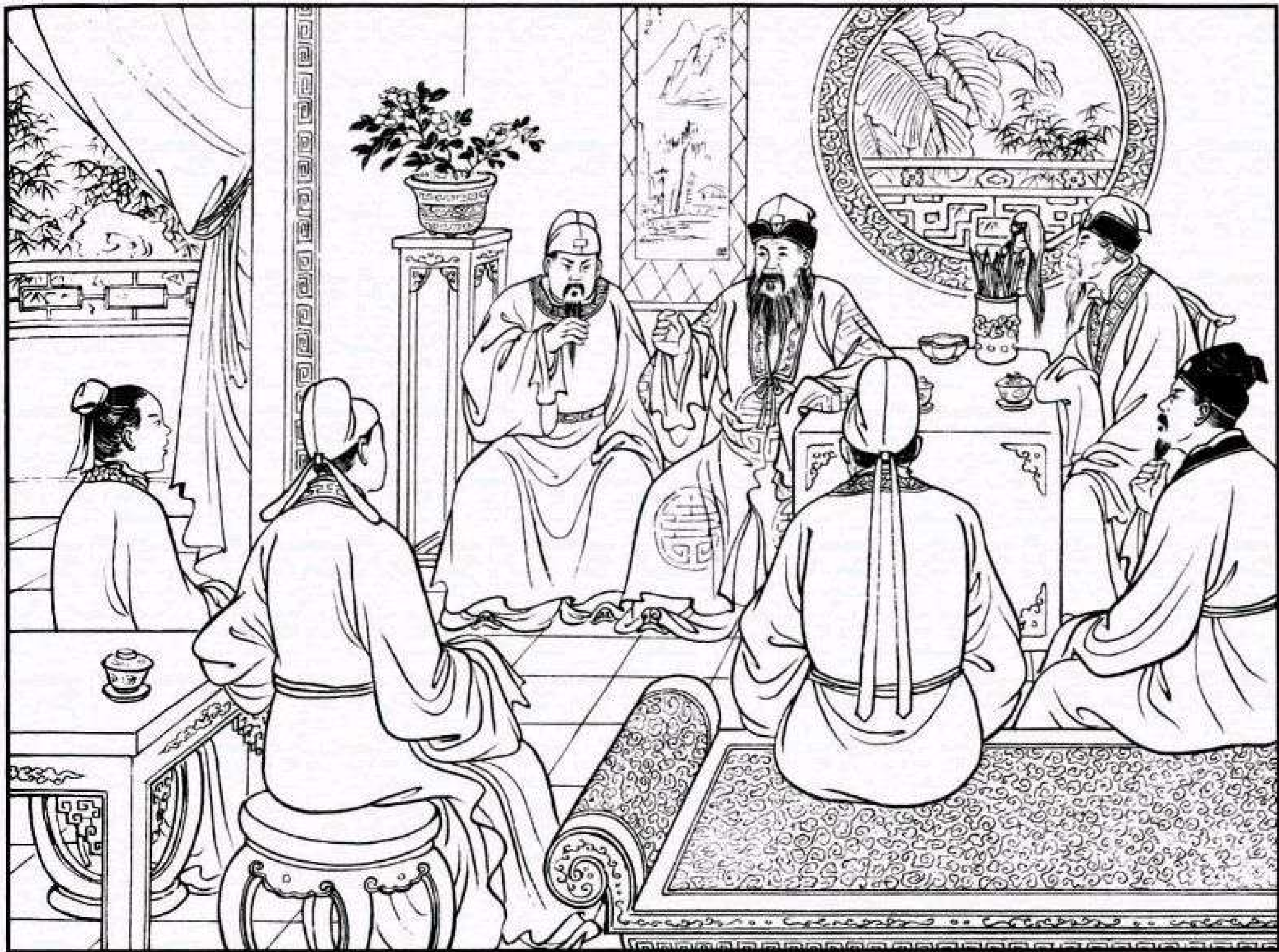
薛蝌道：「我是许了看守银子才进来的。听说两位御史参奏珍大哥引诱世家子弟赌博，还有强占良民之妻为妾，凌逼致死，还拉一个张华出来作证。」



贾政尚未听完，长叹一声，跺脚道：『罢了！罢了！不料我家一败涂地如此。』这时，众亲友陆续来看候，贾政虽心烦意乱，也只好应酬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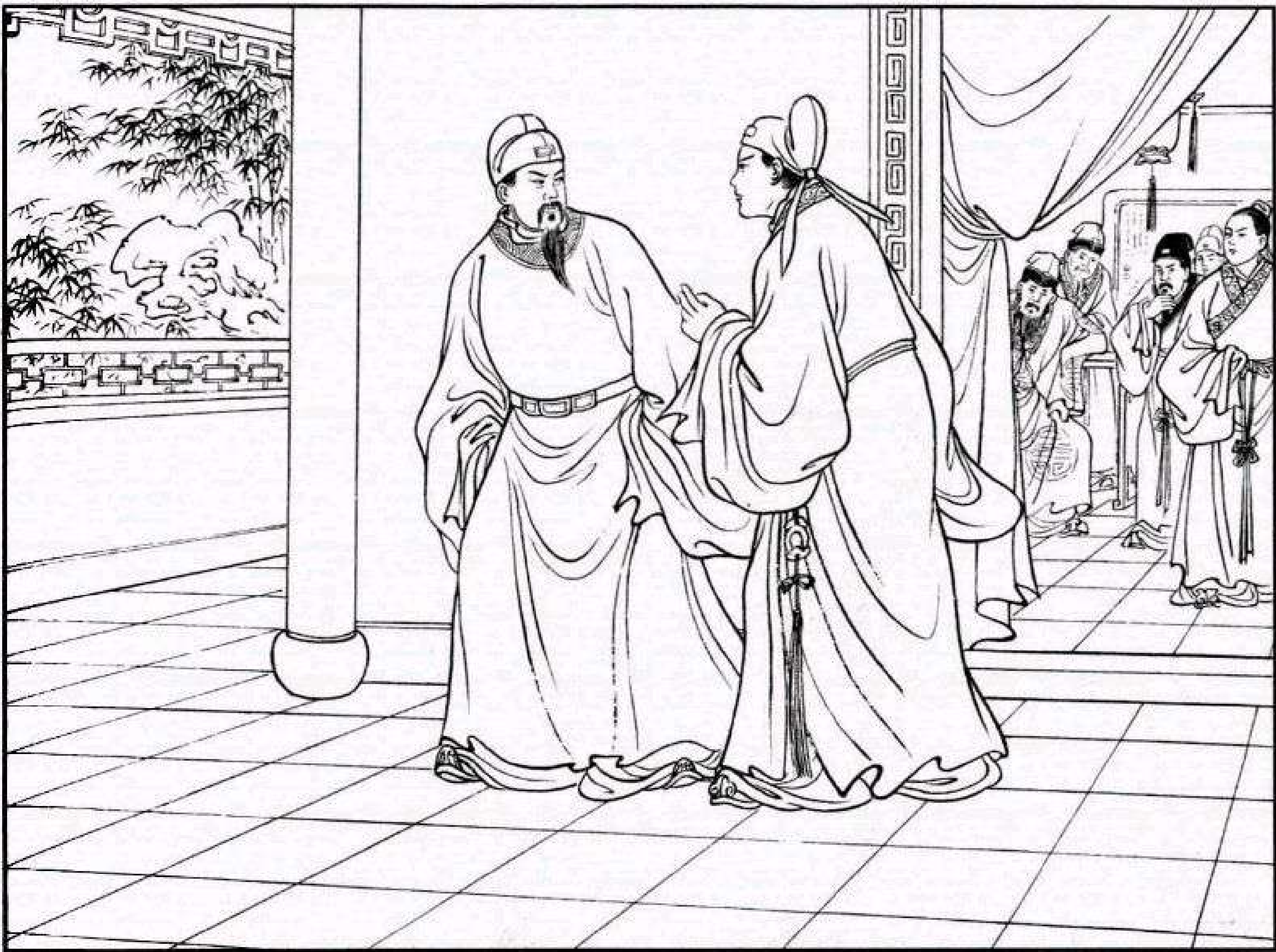
有的亲友说：『我久知令兄行事不妥，那边珍大爷更加骄纵，如今他们闹出事来，倒连累了二老爷了。』贾政道：『虽如此说，到底是不理家务之过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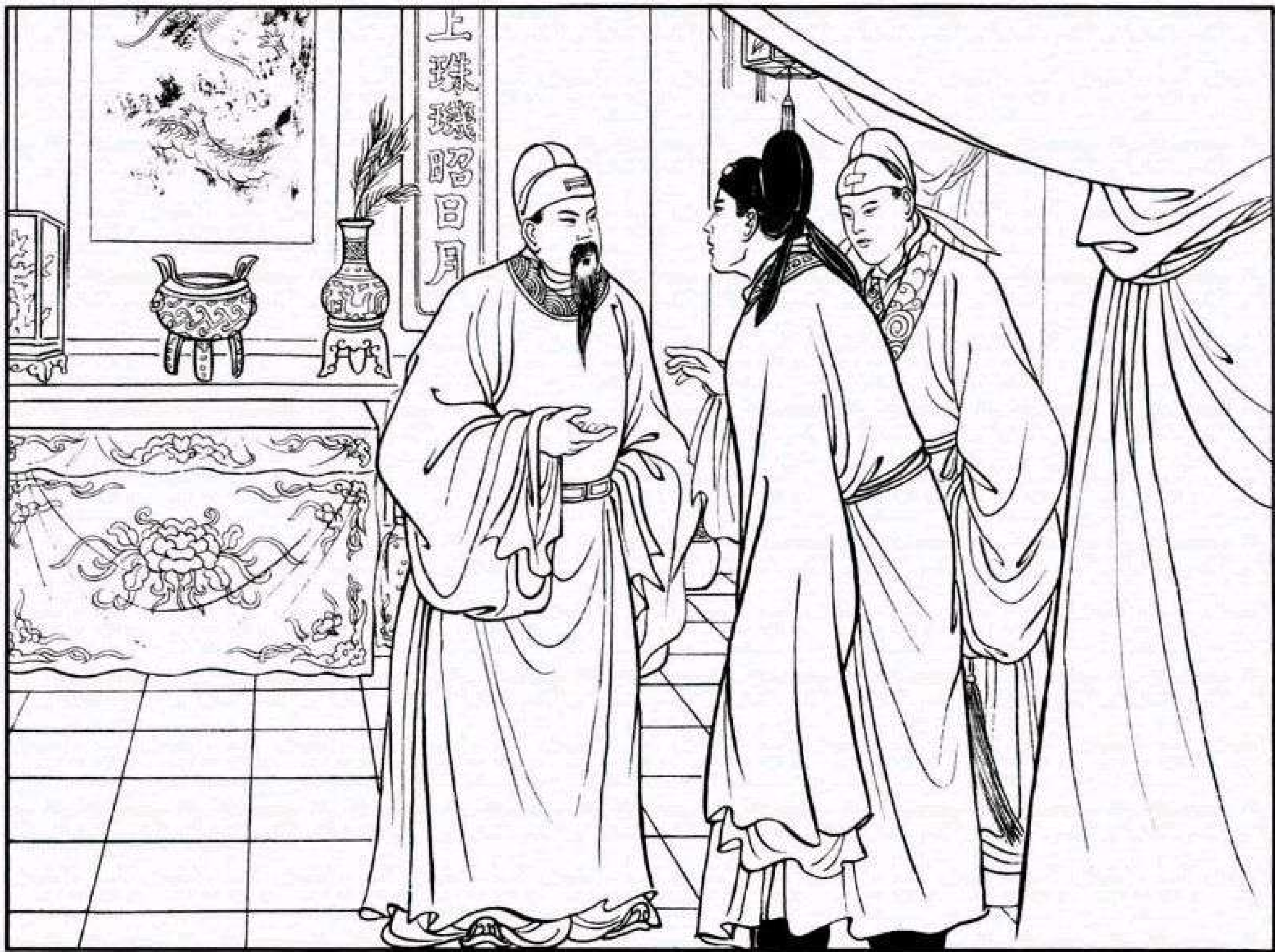
有的说：『大人家闹事的也多，也没有这般小题大做，由御史出来参奏的。听说锦衣府赵堂官争着要照御史参的办，只怕大老爷和珍大爷吃不住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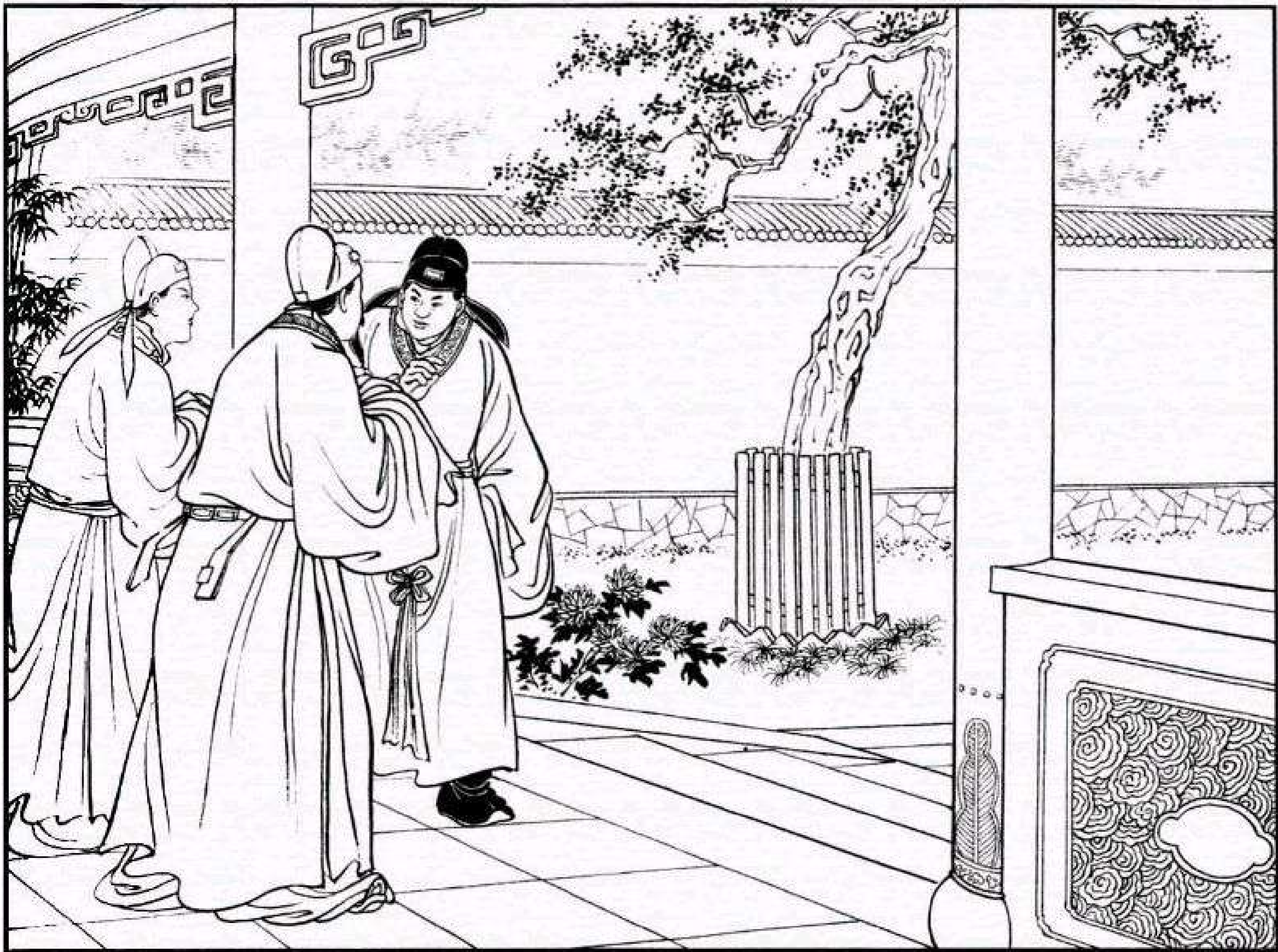
也有人劝贾政道：『二老爷，看来还得你出面去求两位王爷，怎样挽回挽回才好。不然，这两家子就完了。』正议论纷纷，贾琏匆匆进来，说：『请老爷，内廷有信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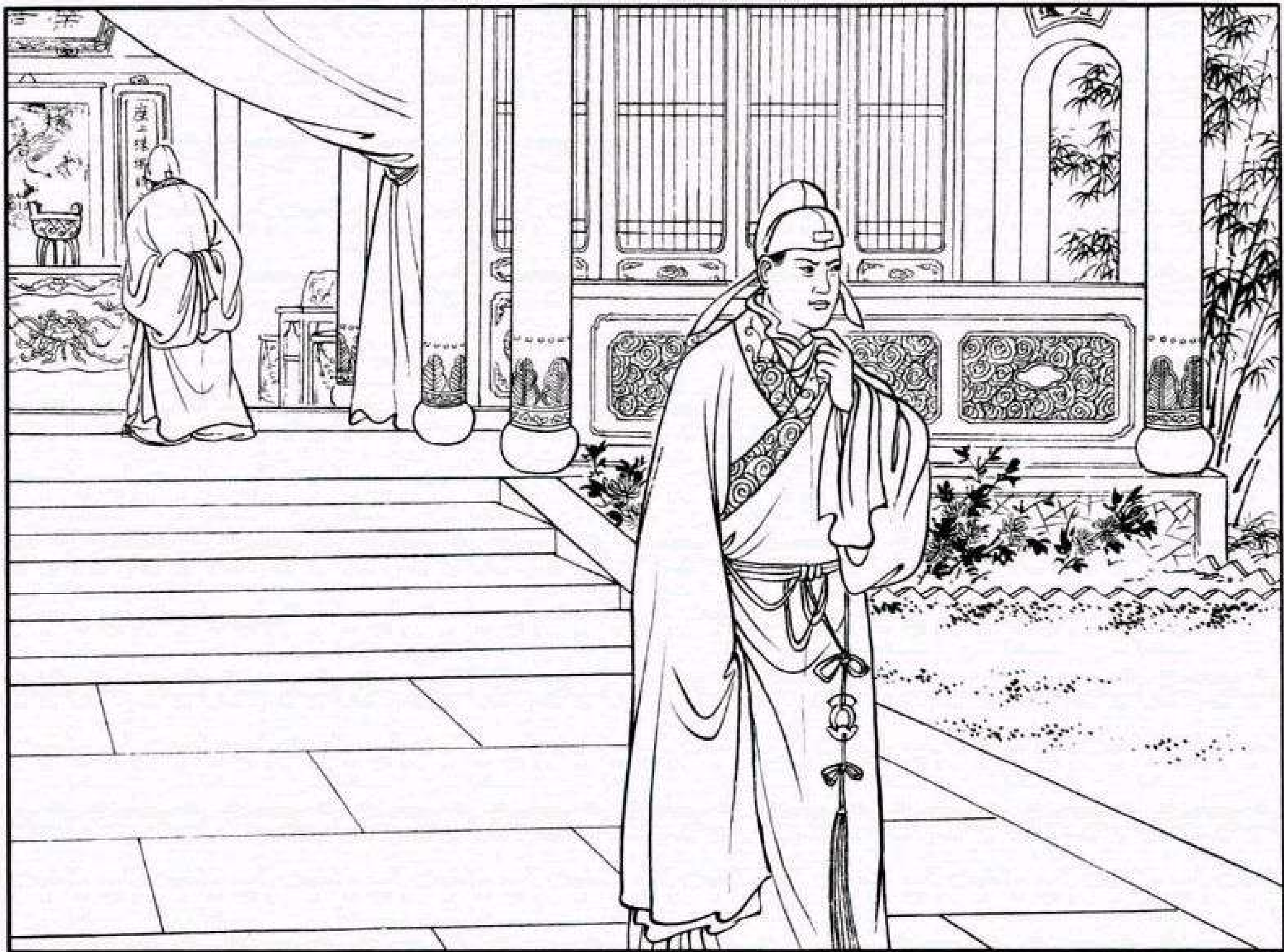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急忙出去，那北静王的长史一见面便说：『大喜！』贾政谢了。长史接着又道：『我们王爷同西平王入朝复奏，圣上念贵妃逝世未久，不忍加罪。』



长史又道：『所封财产，只将贾赦的入官，其余发还。但是抄出的借券，实是重利盘剥，应按律入官。贾琏着革去职衔，免罪释放。』贾政连忙叩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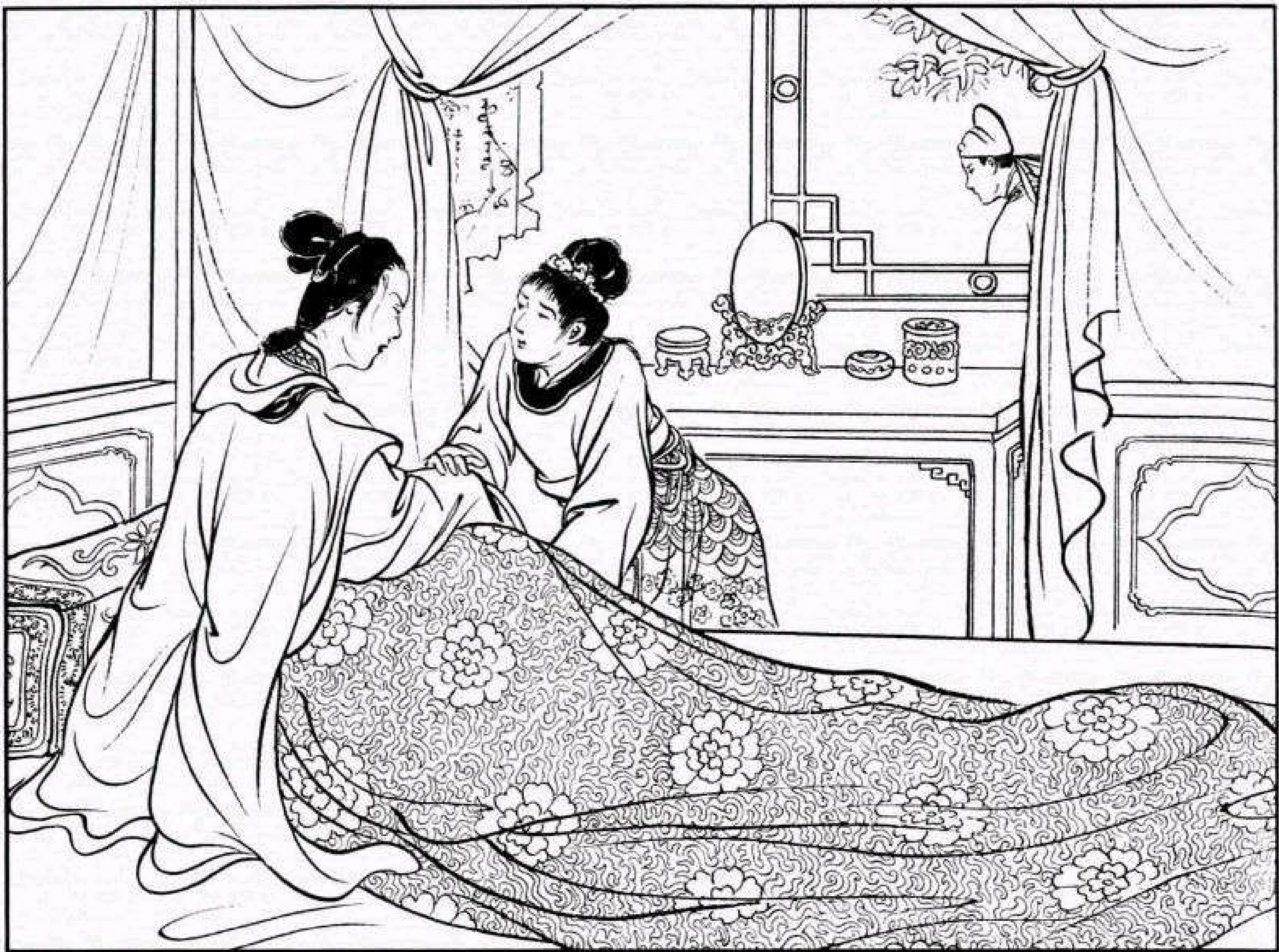
那贾璉听到自己无罪，稍稍放心，但想起父亲监禁待罪，加以历年积聚的东西并凤姐私蓄，不下六七万金，一朝化为乌有，又怎不心疼！



贾琏回到房里，见凤姐躺着，面如纸灰，就有多少怨言，一时也说不出来。平儿哭道：「奶奶这样，得请个大夫瞧瞧才好啊！」贾琏啐道：「呸！我的性命都保不住，还管她呢！」



凤姐听见，不禁眼泪直滚下来。待贾璉出去了，便对平儿说：『你别不识时务了，到了这个田地，还顾我做什么？我巴不得立刻就死了才好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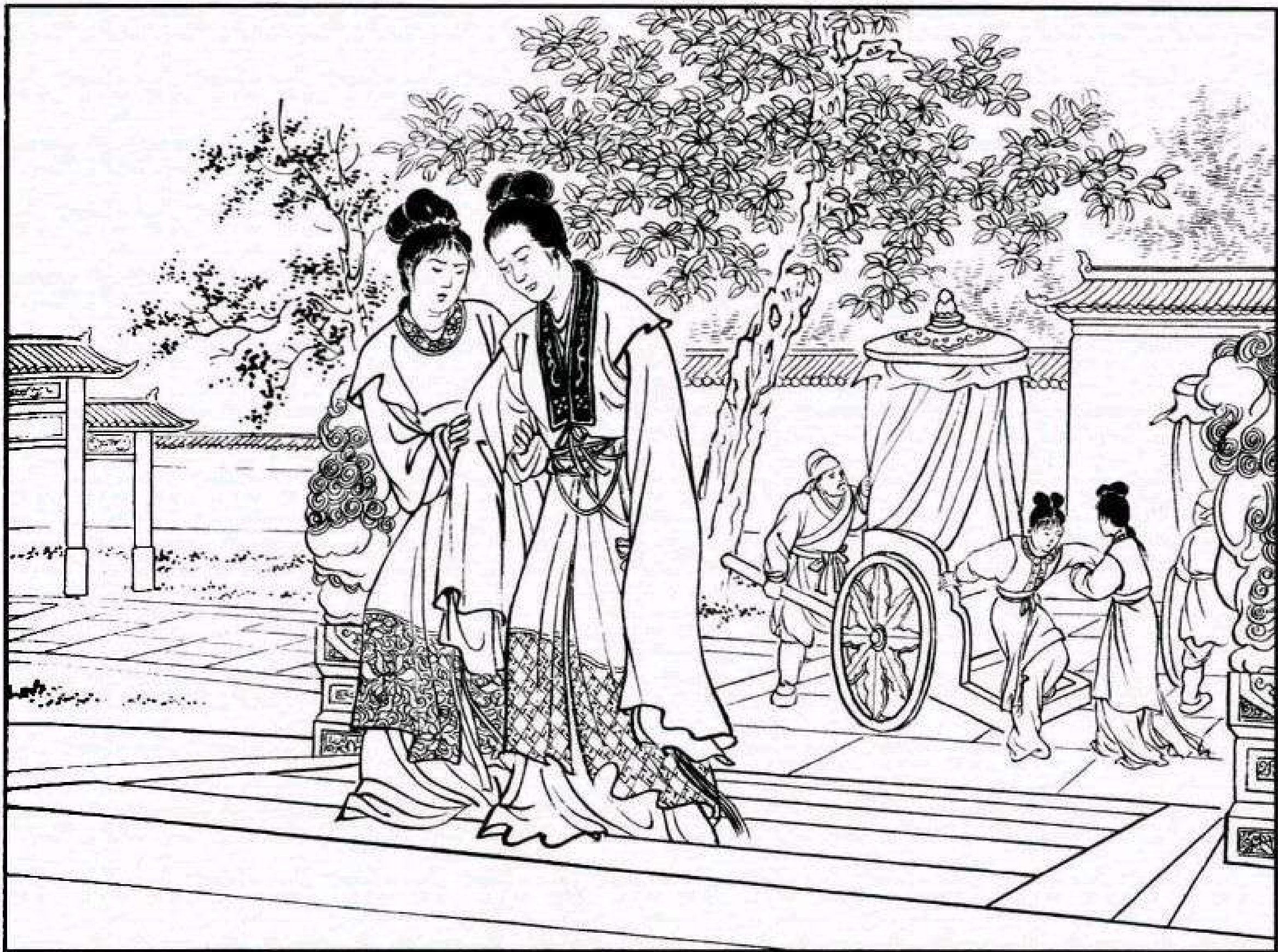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又道：「事情虽说是外头闹起，我不放债，也没有我的事。我还听到那边东府被抄，有个叫张华的出来作证，你想，这不是尤二姐的事也发作了？」



平儿愈听愈惨，只怕凤姐自寻短见，只得紧紧守着。幸而贾母素来最疼凤姐，听说贾琏财物尽被抄去，便叫丫头将自己的体己东西拿来送来，还叫平儿好好服侍凤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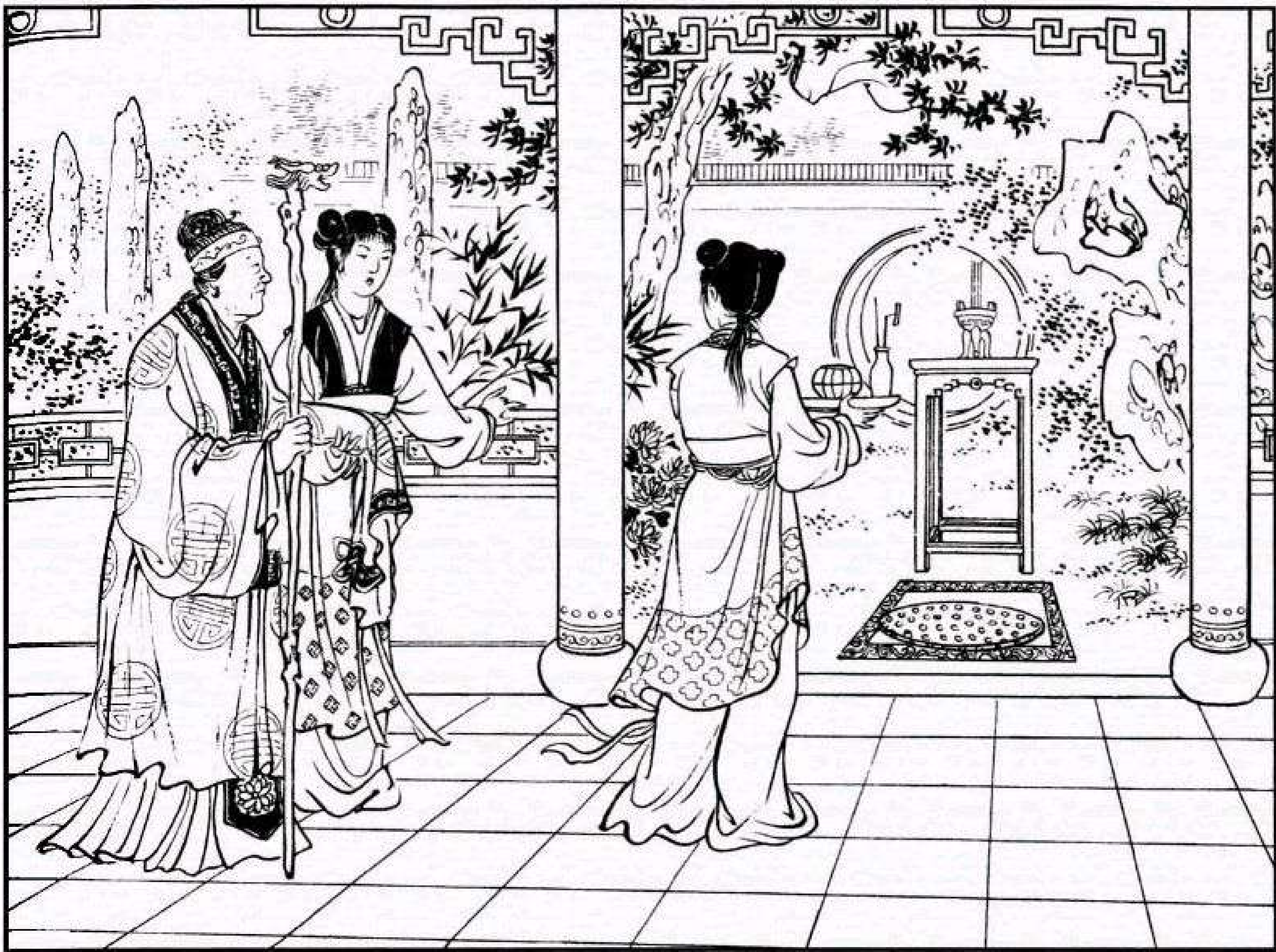
贾母因贾珍、贾蓉在监质审，宁国府入官，所有财产居地查抄一空，只得命人将尤氏婆媳接了过来，拨出一所屋子，暂时安顿她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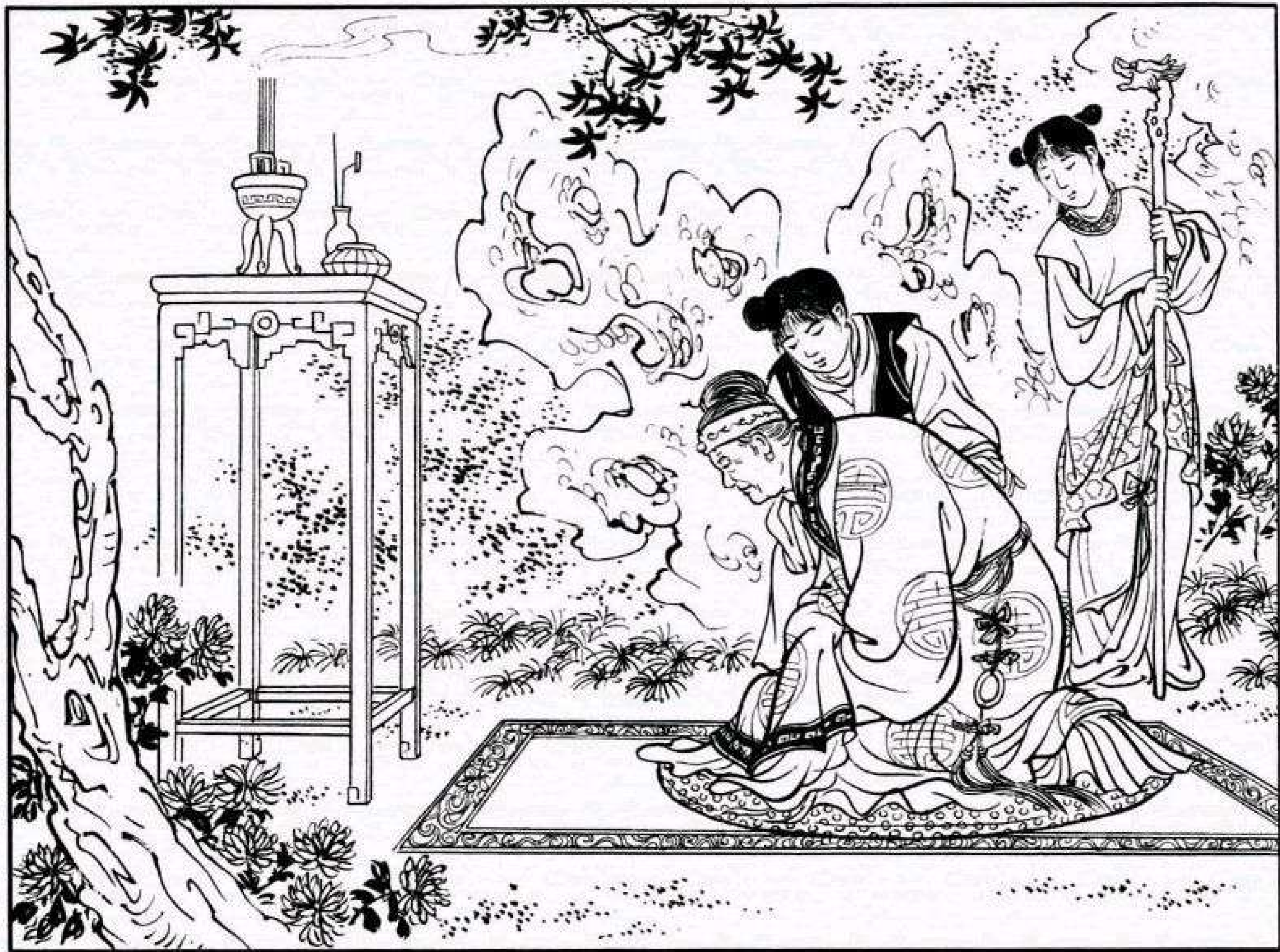
一连闹了几天，贾母见两房世职革去，子孙在监，凤姐卧病，邢夫人、尤氏等又日夜啼哭；虽贾政无事，宝玉在侧，但依旧忧心如捣，眼泪不干。



一天傍晚，贾母叫丫头到各处佛堂上香，又命在园内陈设香案，自己撑着拐杖，走到园中，上香跪下，磕了好些头。



贾母含泪祝告天地，说道：『皇天菩萨在上，子孙作威作福，招来抄家之祸。愿皇天怜悯我虔诚，所有合家罪孽，由我一人承当，宽免儿孙之罪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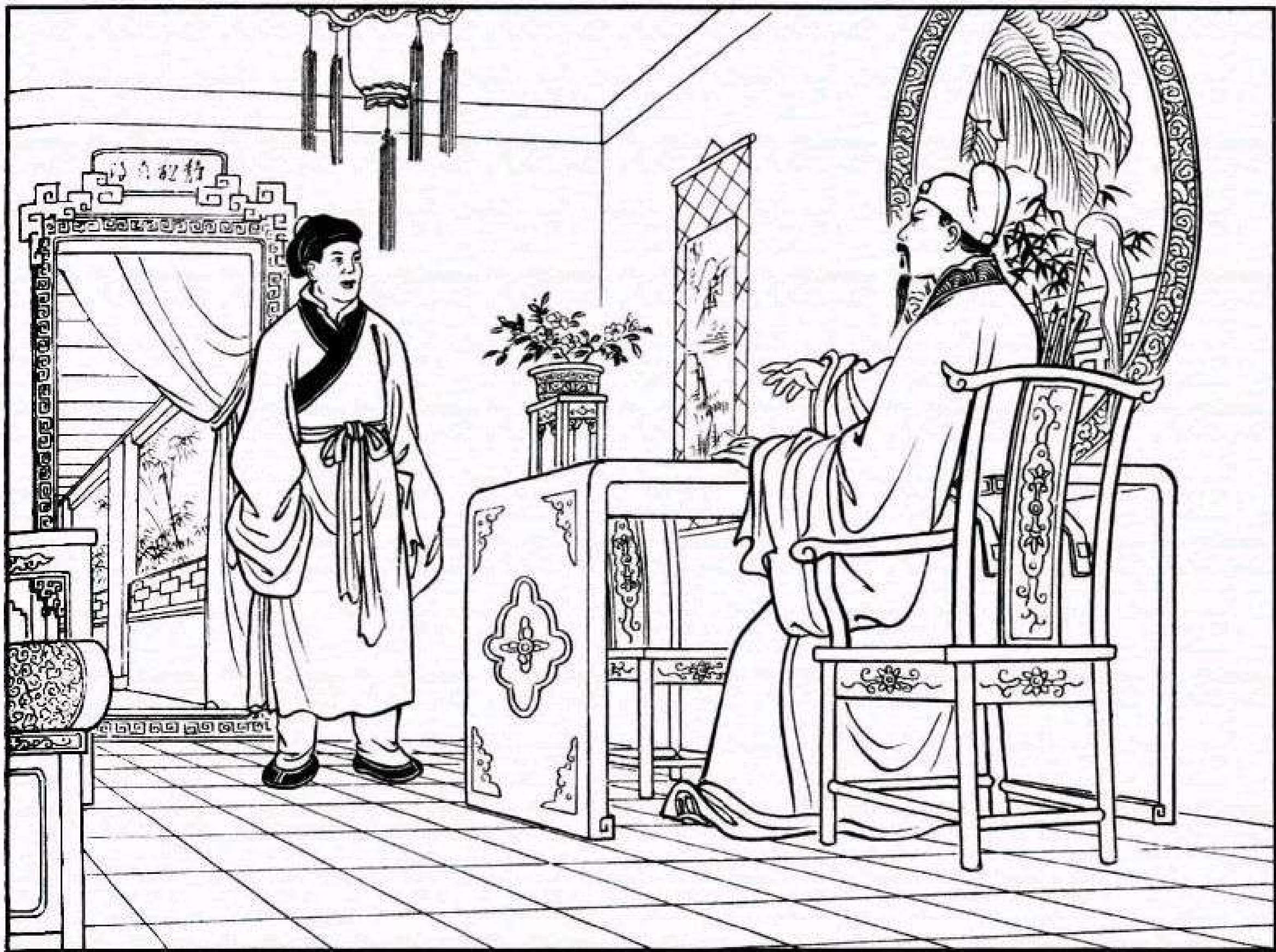
丫头扶贾母进房，恰巧王夫人带了宝玉、宝钗过来请安，见贾母伤悲，禁不住也嚎啕大哭起来。外间婆子不明底细，听到里面满屋子哭声，慌忙去报贾政。



贾政正在书房，见婆子来报，还当是贾母不中用了，惊得魂魄俱丧，飞奔而来，只见大家坐着痛哭，倒反放下心。贾政安慰贾母一会，又忙着出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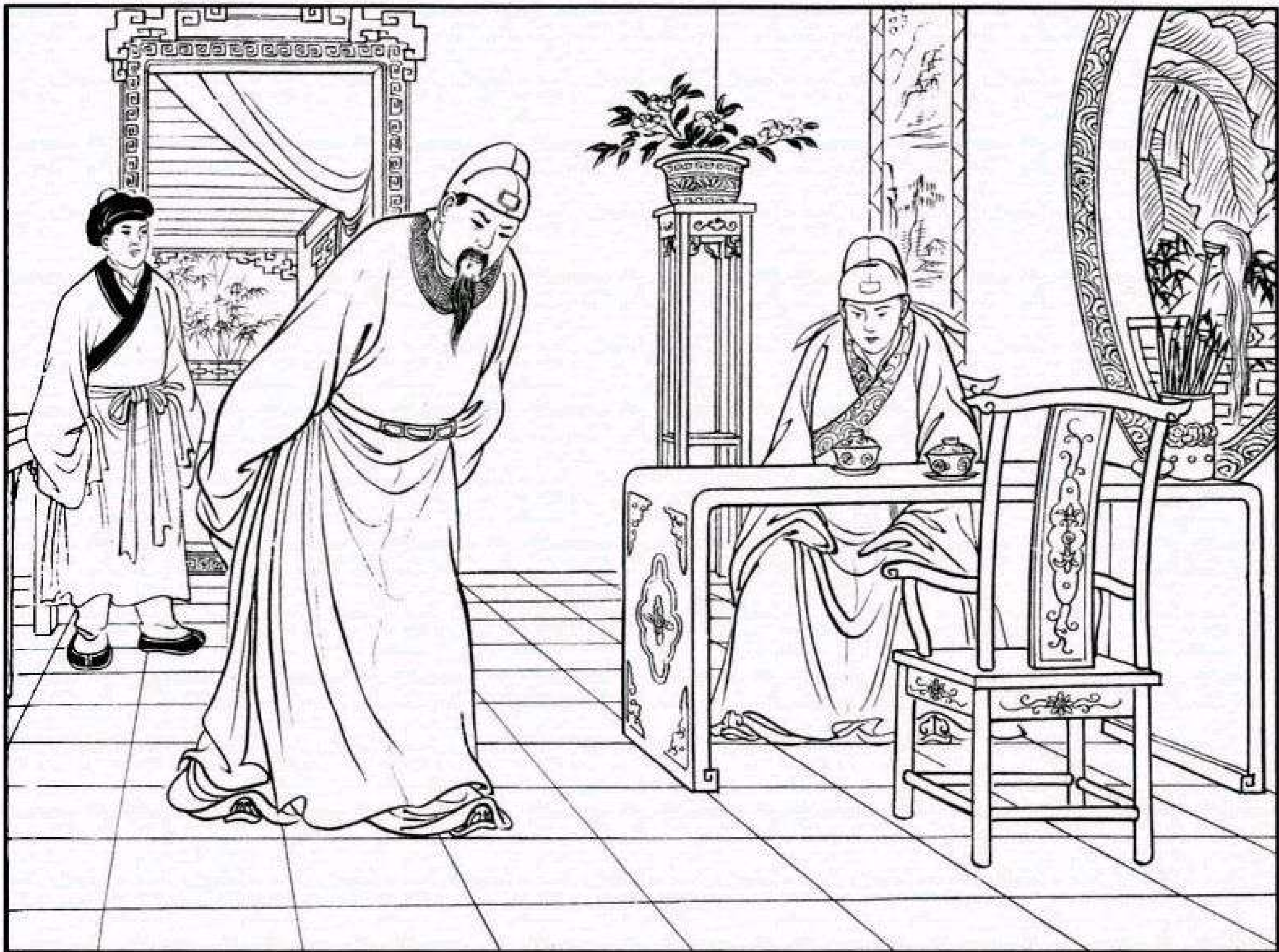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回到书房，想起宁国府入官，两府并作一处，开支骤增；再加贾赦、贾珍、贾蓉在锦衣府的使用，一时哪里支撑得住？便差人去把贾琏叫来商量。



贾琏据实禀告，说是这几年来，家里早就入不敷出，闹着亏空；亲戚那里，也都借到了；如今只靠典卖房屋田地维持用度，实在连空架子都说不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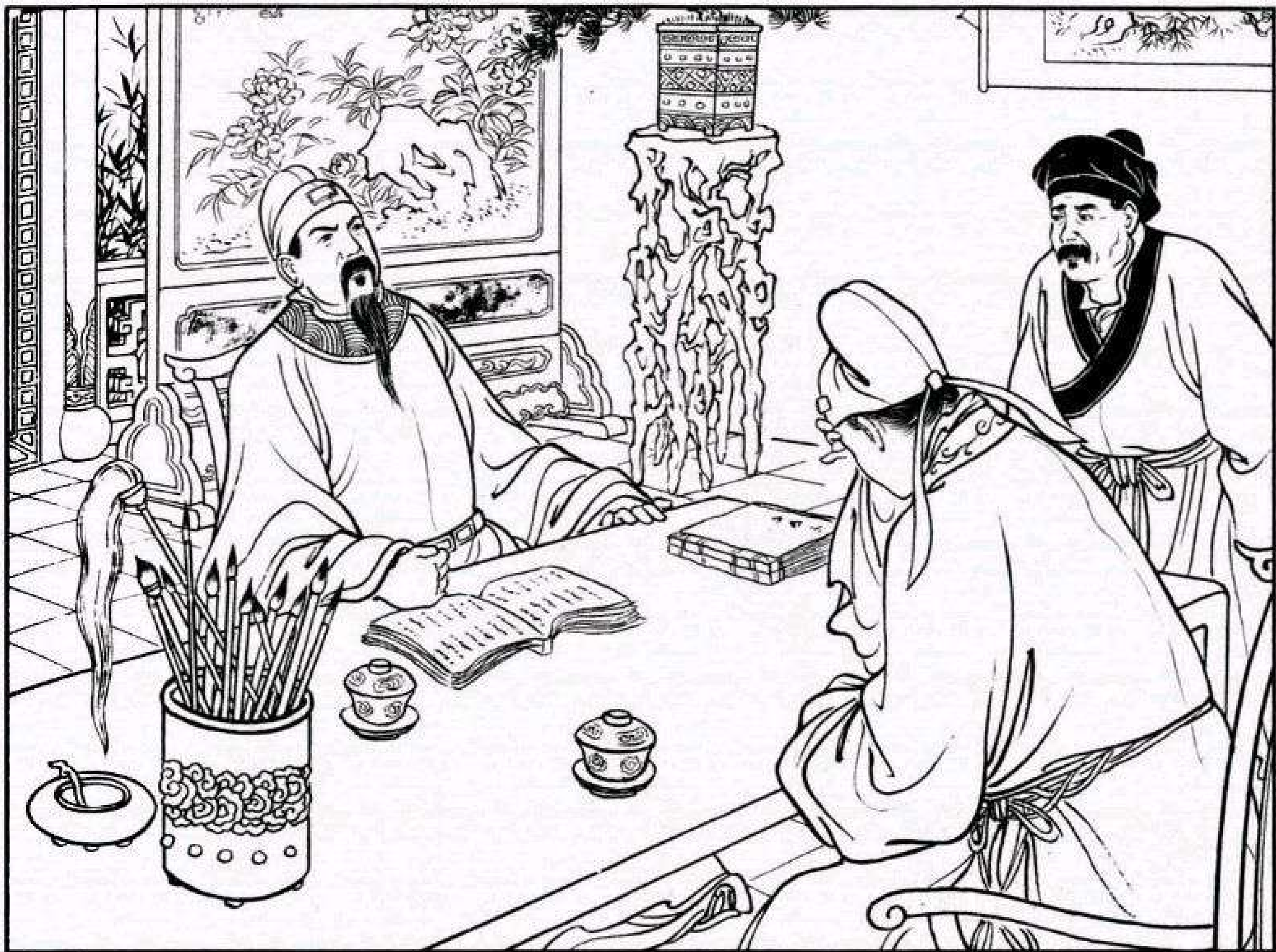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听罢，也来不及责备贾琏理家糊涂，只是连连叹气，心想：为今之计，只有从省俭着手，且趁此遣散一批家人，也好省些开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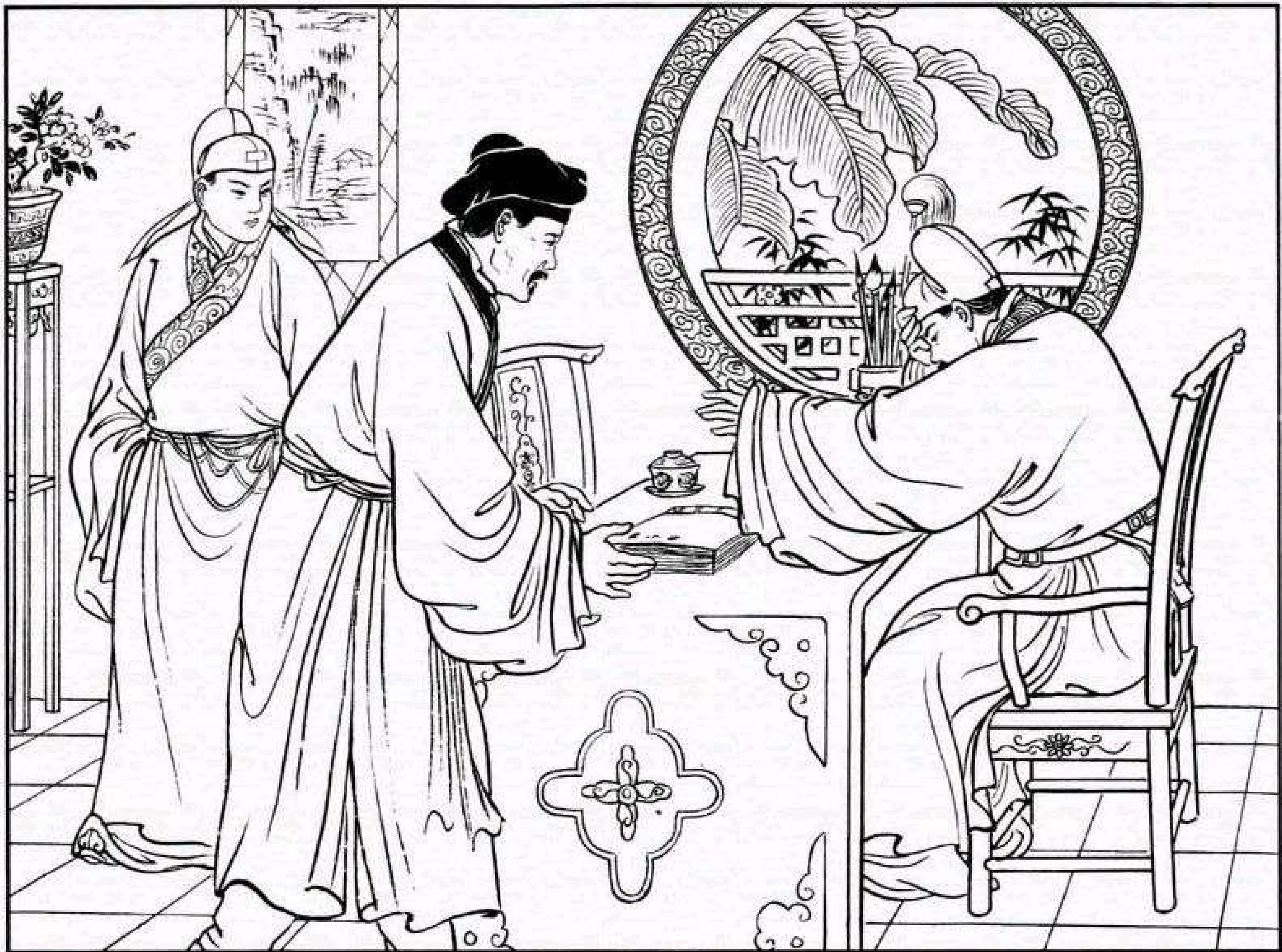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立刻传赖大进来，叫他将荣国府的『花名册』拿来。点了一点，共男女二百一十二名，单是当差的男仆就有四十一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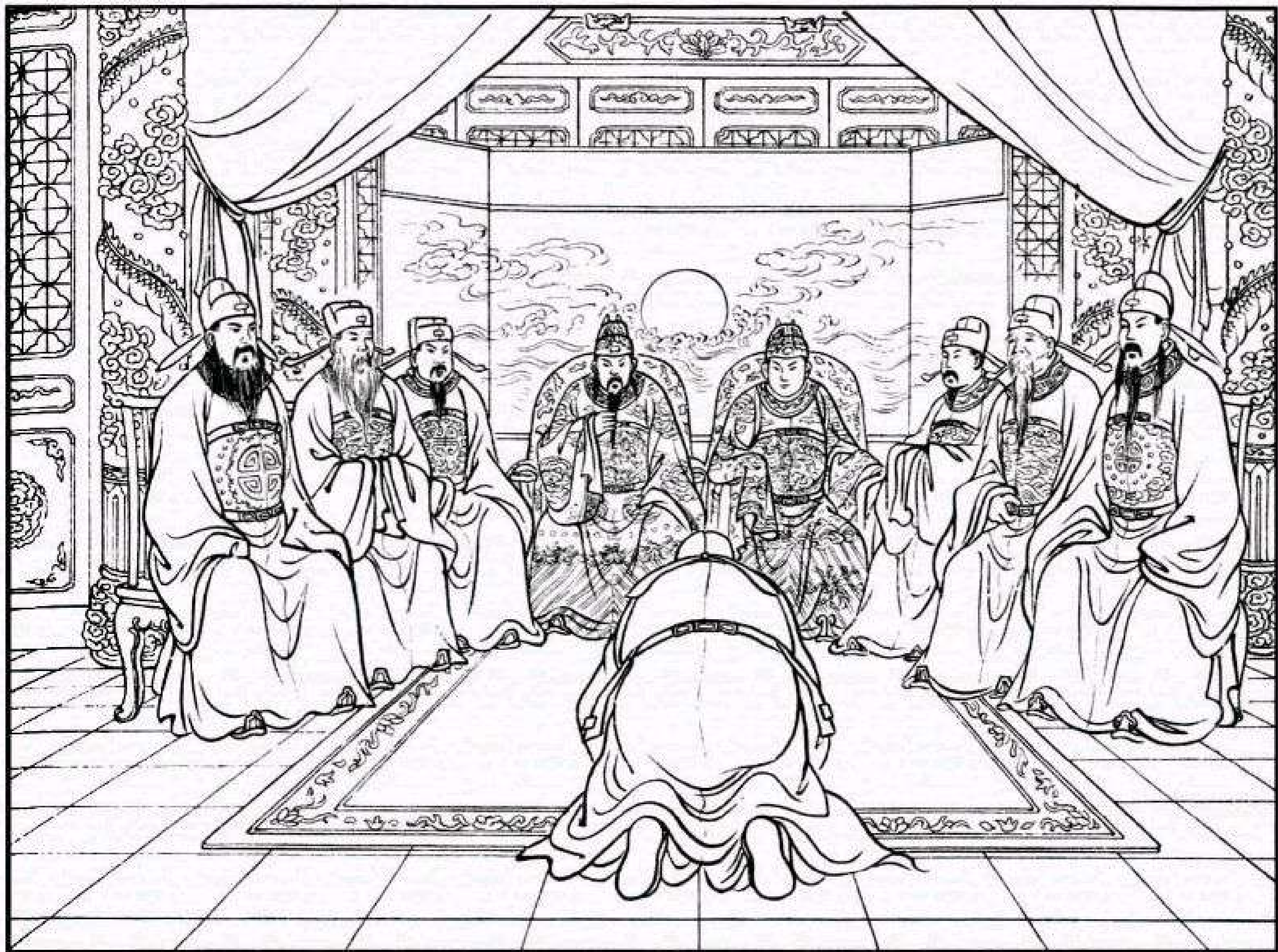
赖大又将近年开支账簿呈上。贾政不看则已，看了急得跺脚道：「这还了得！已经「寅年用了卯年」，竟亏空到这个地步，有什么不败的呢！」



果然，贾政骂了一会，想着偌大家庭，一时万不能理清，索性置之不问，等贾赦的事定了再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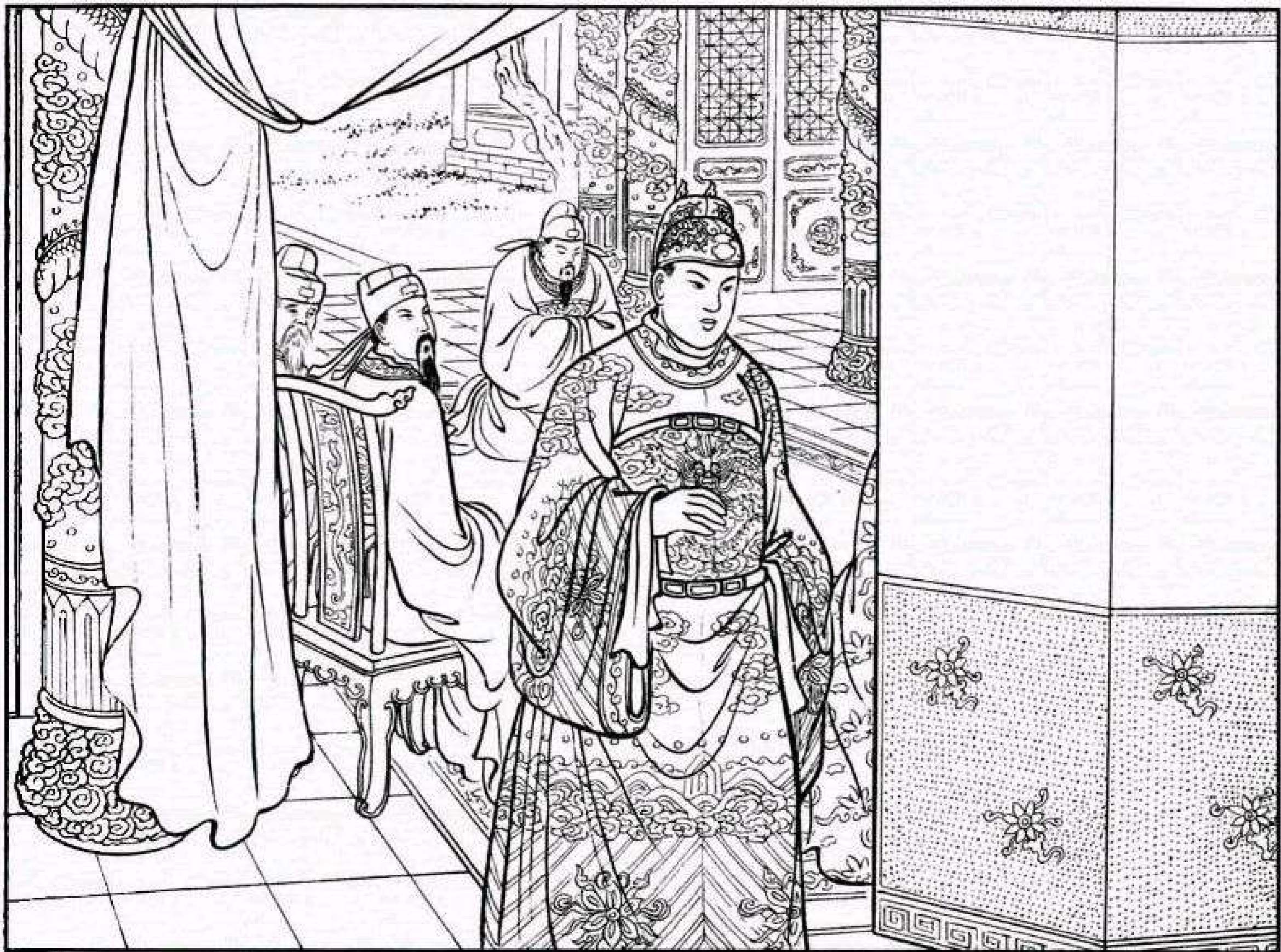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几天，贾政正在担心贾赦的事尚无消息，内廷传他去问话。贾政着慌，急忙赶去，见了各位大臣，又见了各位王爷。





北静王道：『今日传你来，遵旨问你的事。』一位大臣便问道：『你哥哥勾结外官，恃强凌弱，你侄儿强占良民妻女不遂，将其逼死的事，你知道么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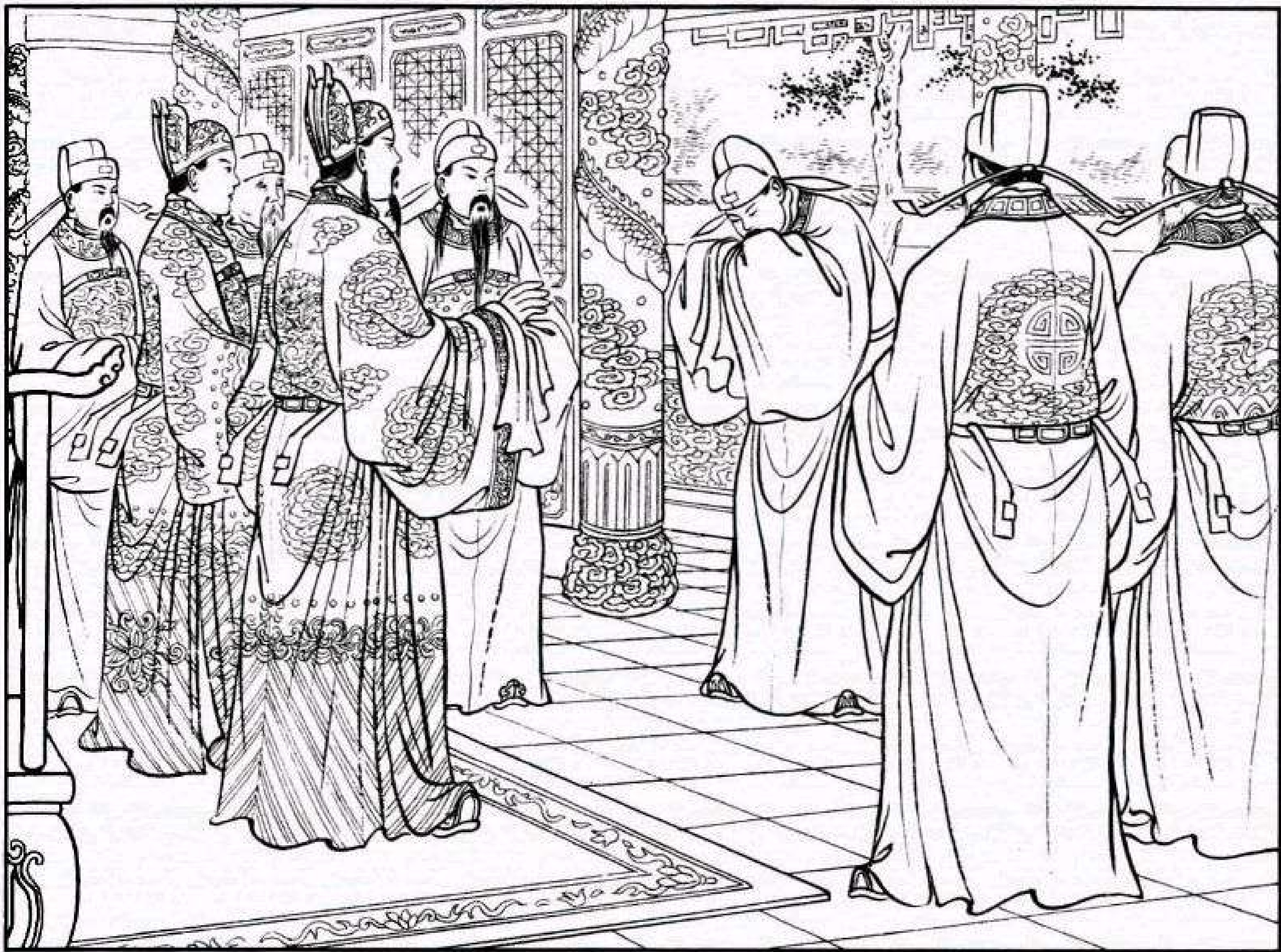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回道：「犯官久历外任，一应家务，并未留心。既未劝谏哥哥，又不能管教子侄，辜负圣恩，只求主上重重治罪。」北静王答应代他转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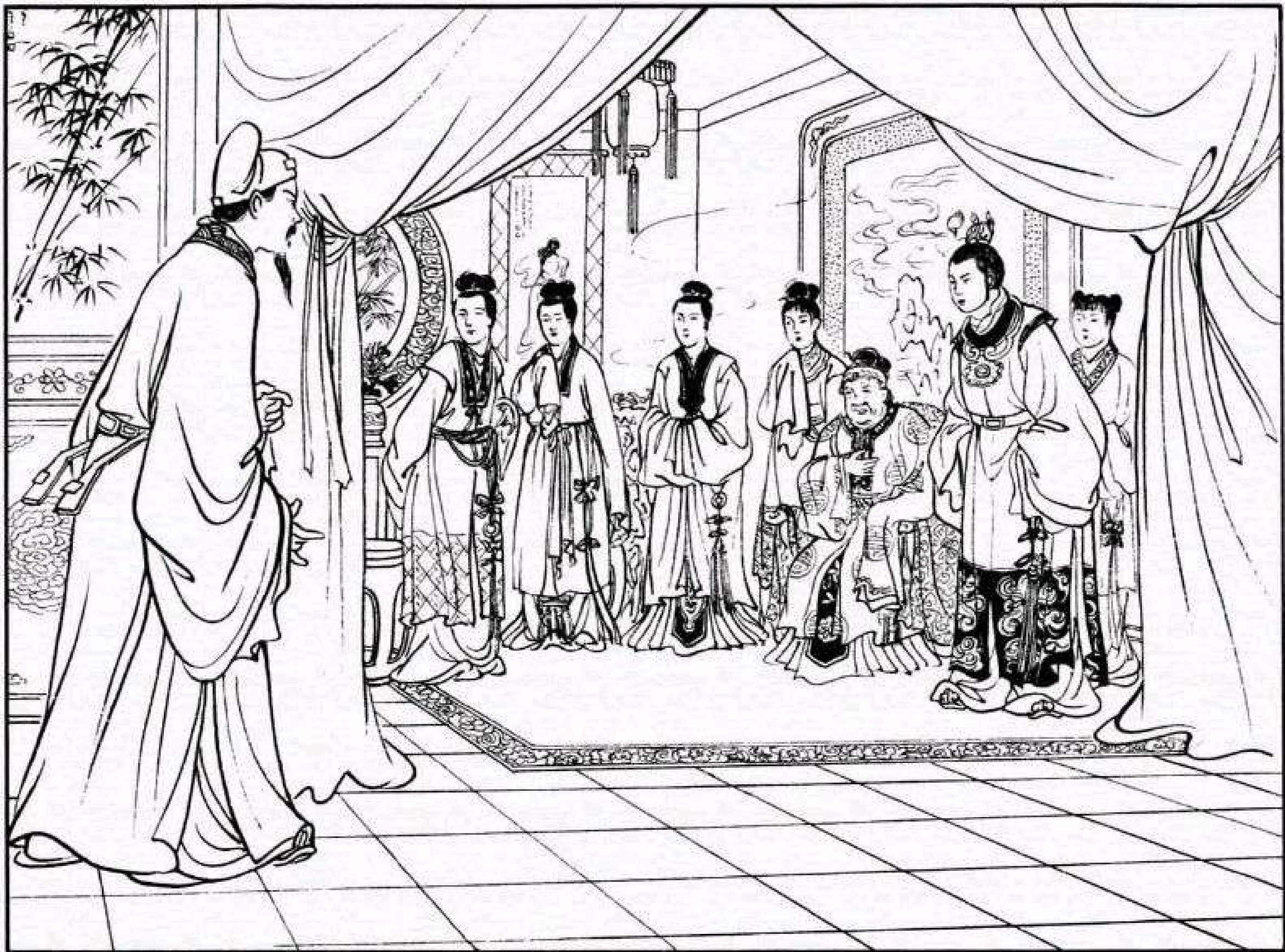
不多时，北静王出来传旨道：『贾赦强索石呆子古扇一款，虽石呆子自尽，确系疯傻所致，但究与贾赦倚势有关，今从宽将贾赦发往边地效力赎罪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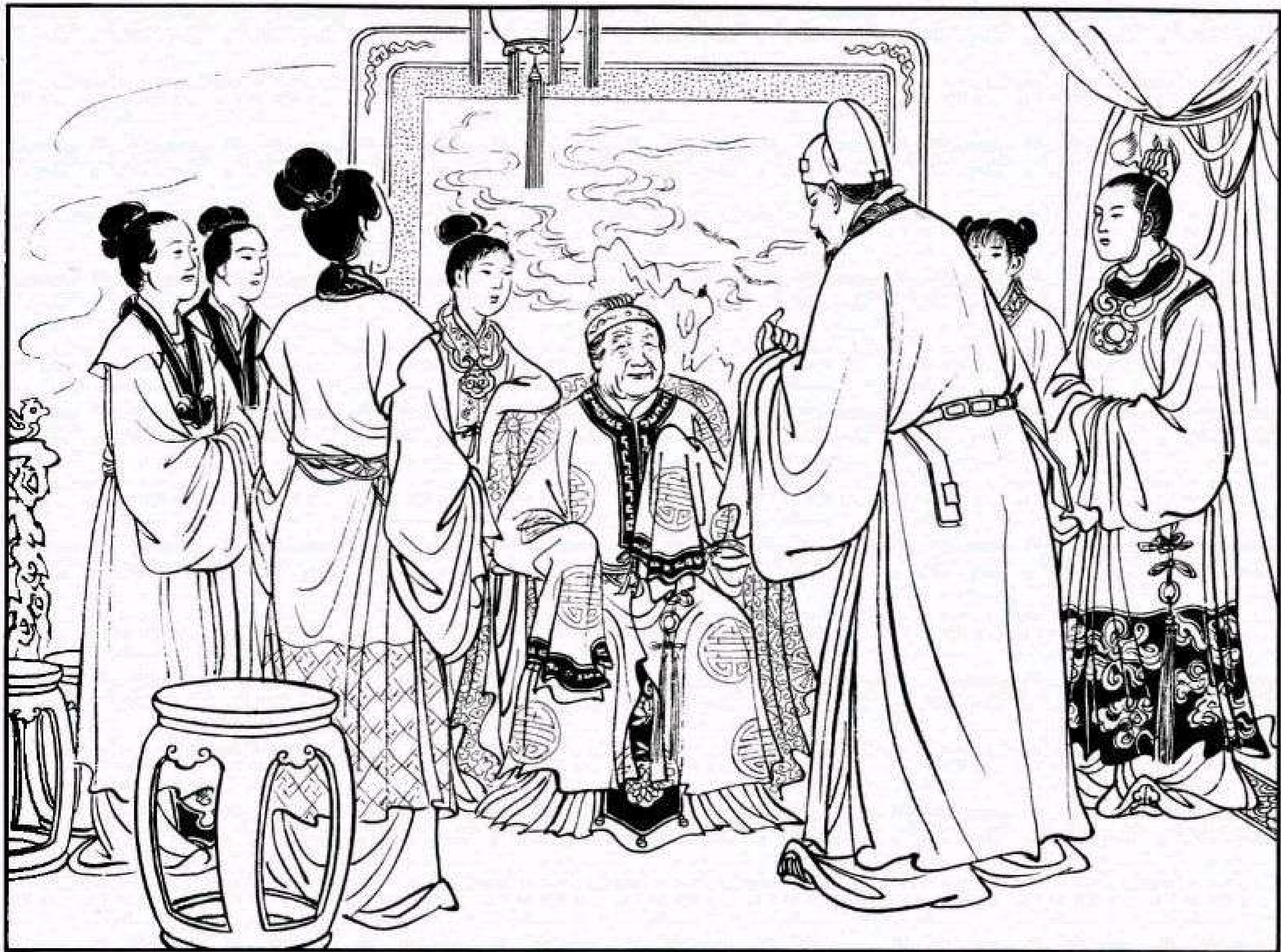
北静王继续道：『所参贾珍各款，查尤二姐自尽，尤三姐自刎，虽非勒逼致死，但究与贾珍淫乱有关。贾珍亦从宽发往海疆效力；贾蓉无罪开释。』



贾政感激涕零，叩谢了王爷出来，恐贾母不放心，急忙赶回。这时，一家上下不知传贾政是何吉凶，都在着急，见贾政回来，才略略放心。



贾政把皇帝顾念功臣后裔不忍重办的话细细告诉了一遍。贾母本来不大喜欢贾赦，东府贾珍究竟隔了一层，只是想到两房世职革去，不免又悲伤起来。



邢夫人、尤氏却痛哭不止。邢夫人想着家产一空，丈夫年老远出，膝下虽有贾琏，却是素来顺着贾政，自己将从此孤苦伶仃，这日子怎么过得去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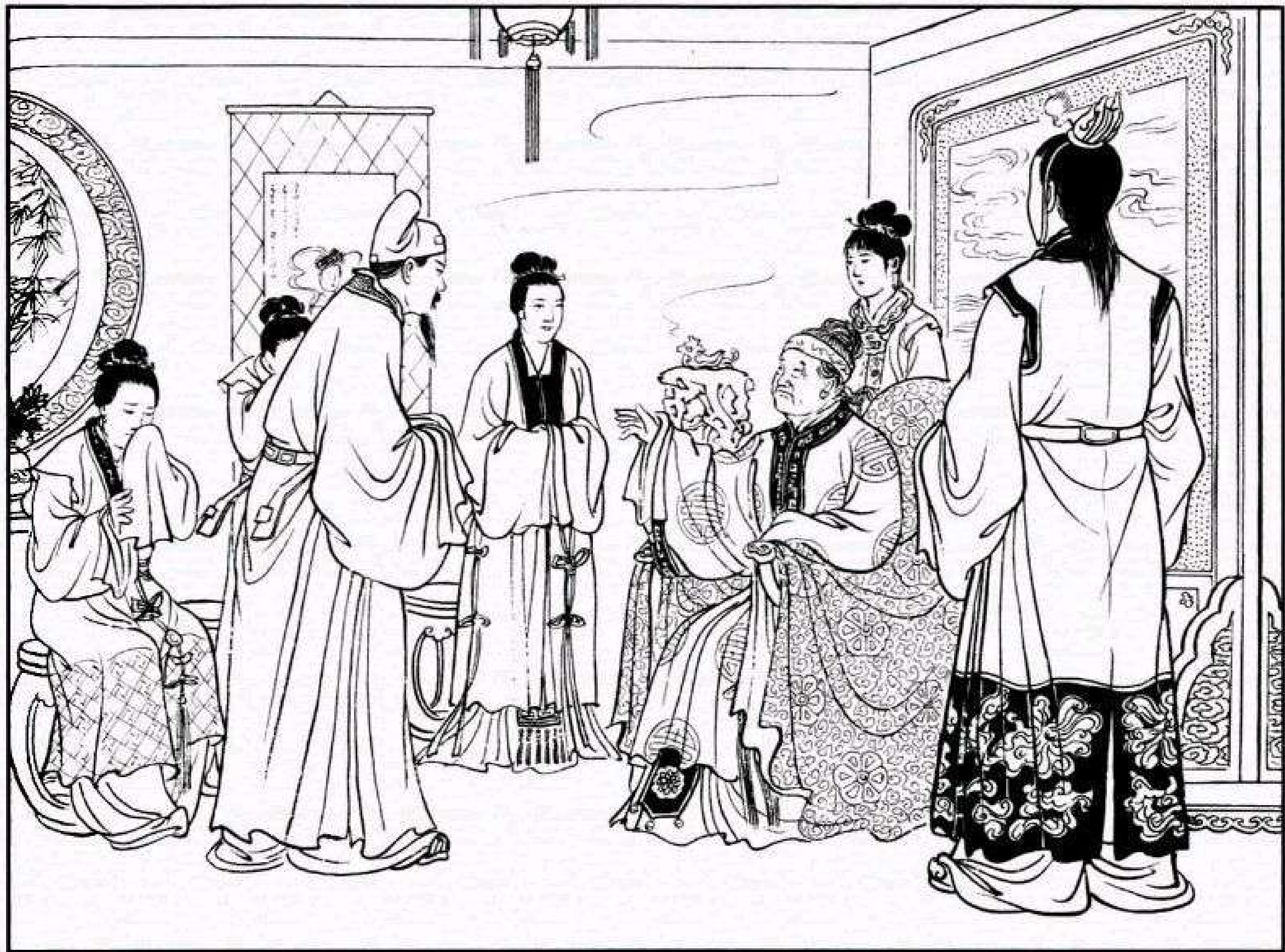
尤氏本来独掌宁府家务，如今家产抄尽，只好寄人篱下。她想起贾珍犯罪，全与贾琏、凤姐有关，现在他两个倒安然无事，心里实在有些不平。



贾母见邢夫人、尤氏哭得伤心，便问贾政：「你大哥和珍珠既已定案，可能回家一趟么？」贾政道：「我已经托人用些银子，让他们回家，衙门里已经答应了。」



贾母又问：『如今东府尽被抄收，你大哥那边也都抄了。他两个动身，也得给他们带几千两银子才好，你可曾预备好？』



贾政想了一下，回道：『老太太不问，儿子也不敢说。如今旧库的银子早已空虚，不但用尽，外头还有亏空。大哥和珍珠的盘费，还不知出在每一项呢？』



贾母已急得眼泪直淌：「怎么着！我们的家境到了这个地步了么？我这几年真老得不成人了。连这个家塌了下来，还蒙在鼓里呢。」



正当大家愁脸相对的时候，只见贾赦、贾珍、贾蓉一齐进来给贾母请安。贾母一只手拉着贾赦，一只手拉着贾珍，便大哭起来。



贾赦、贾珍满脸羞惭，见贾母哭泣，都跪在地下哭着说道：『儿孙们不上进，将祖上功勋丢了，又累老太太伤心，儿孙们真是罪孽深重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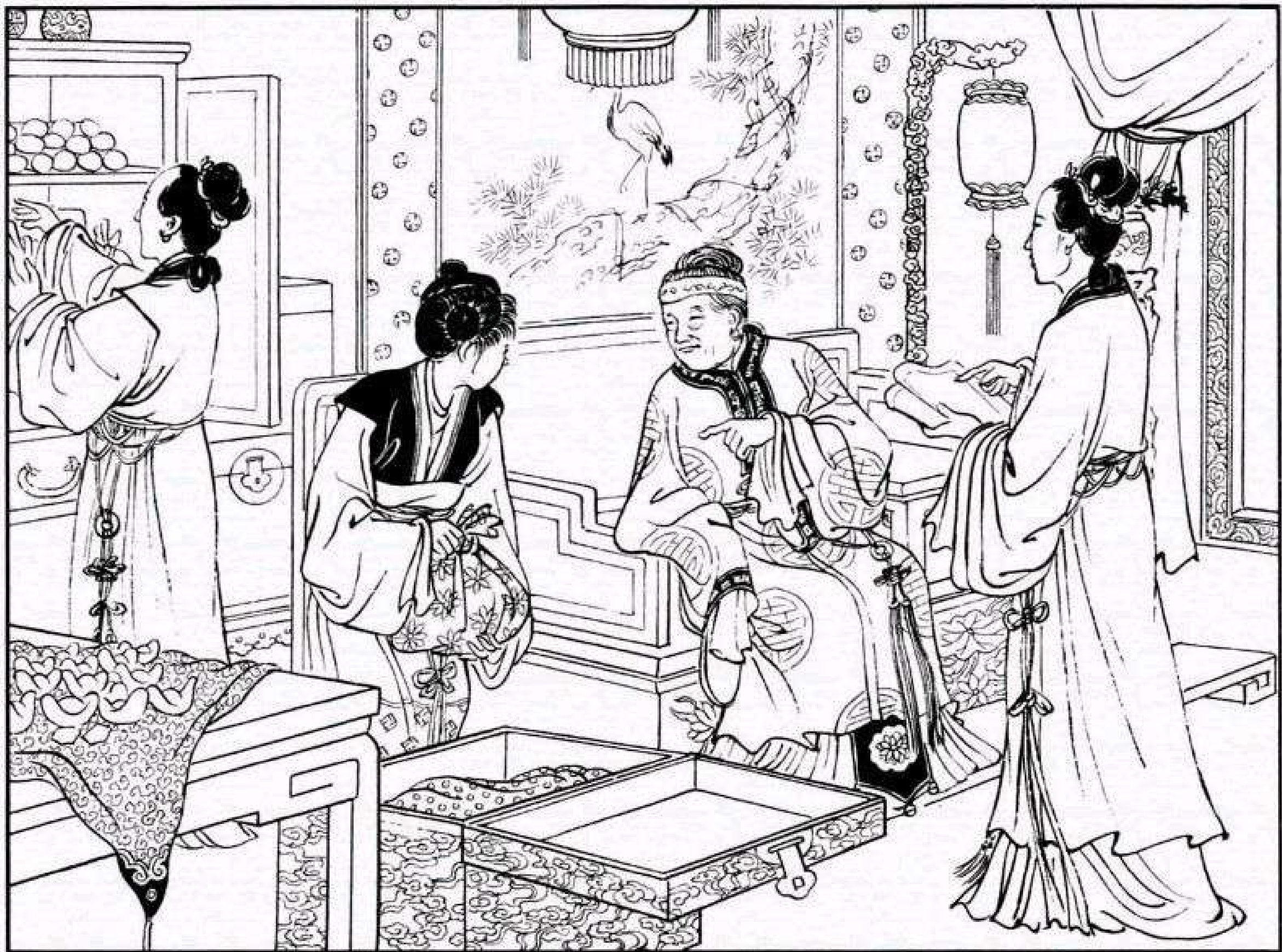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见这般光景，上前劝解道：「大哥在家只可住一两天，大伙儿这样哭无济于事，倒是料理动身的事要紧。你两个快别再引老太太伤心了！」



贾母含悲忍泪，心里筹算了一会，对贾政说道：『他两个的盘费是等不得的，怎么好？只有我替你们设法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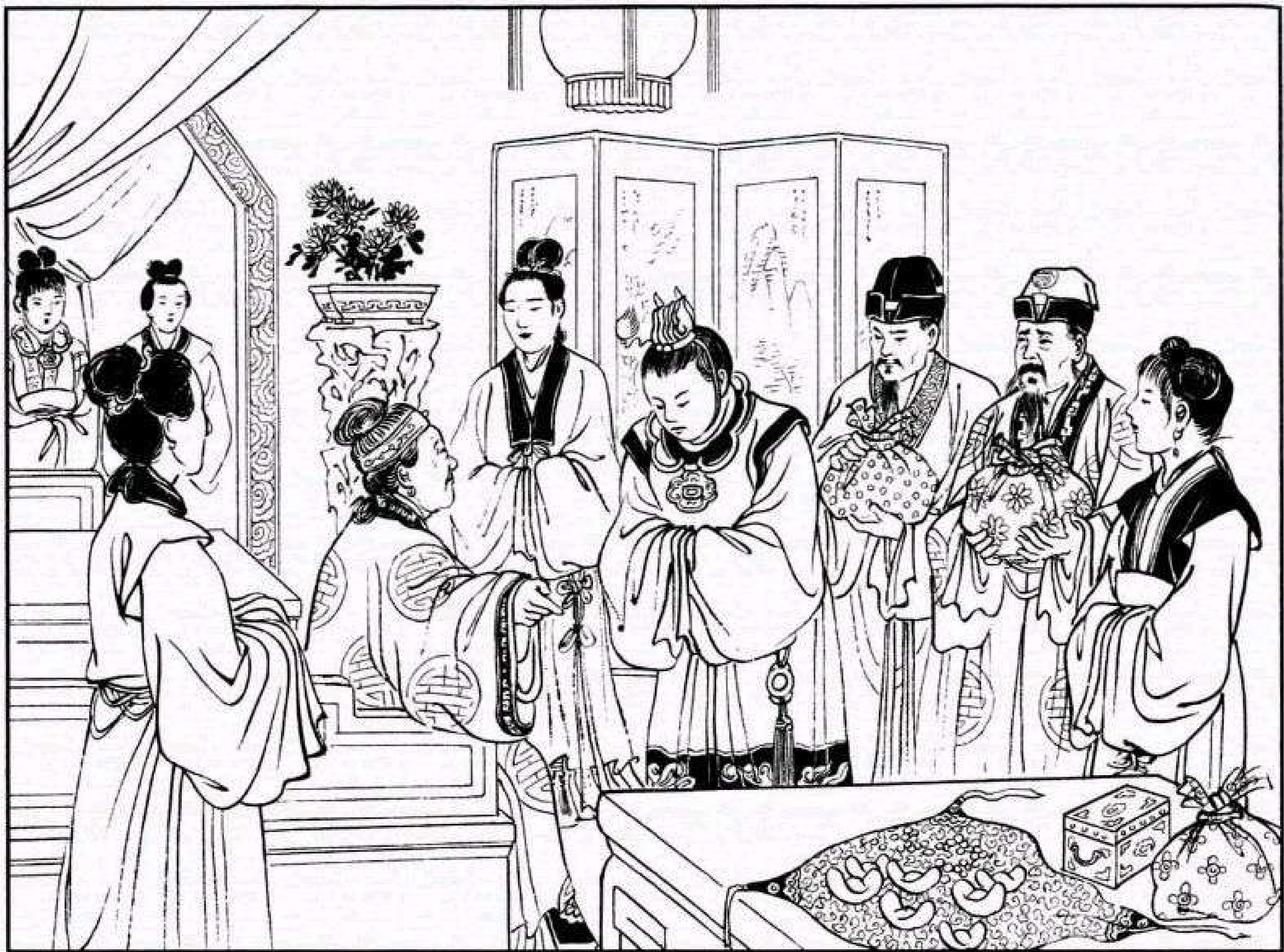
贾母叫邢、王二夫人同着丫头开箱倒笼，将自己做媳妇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，约略估计一下，然后心中盘算，该如何一一分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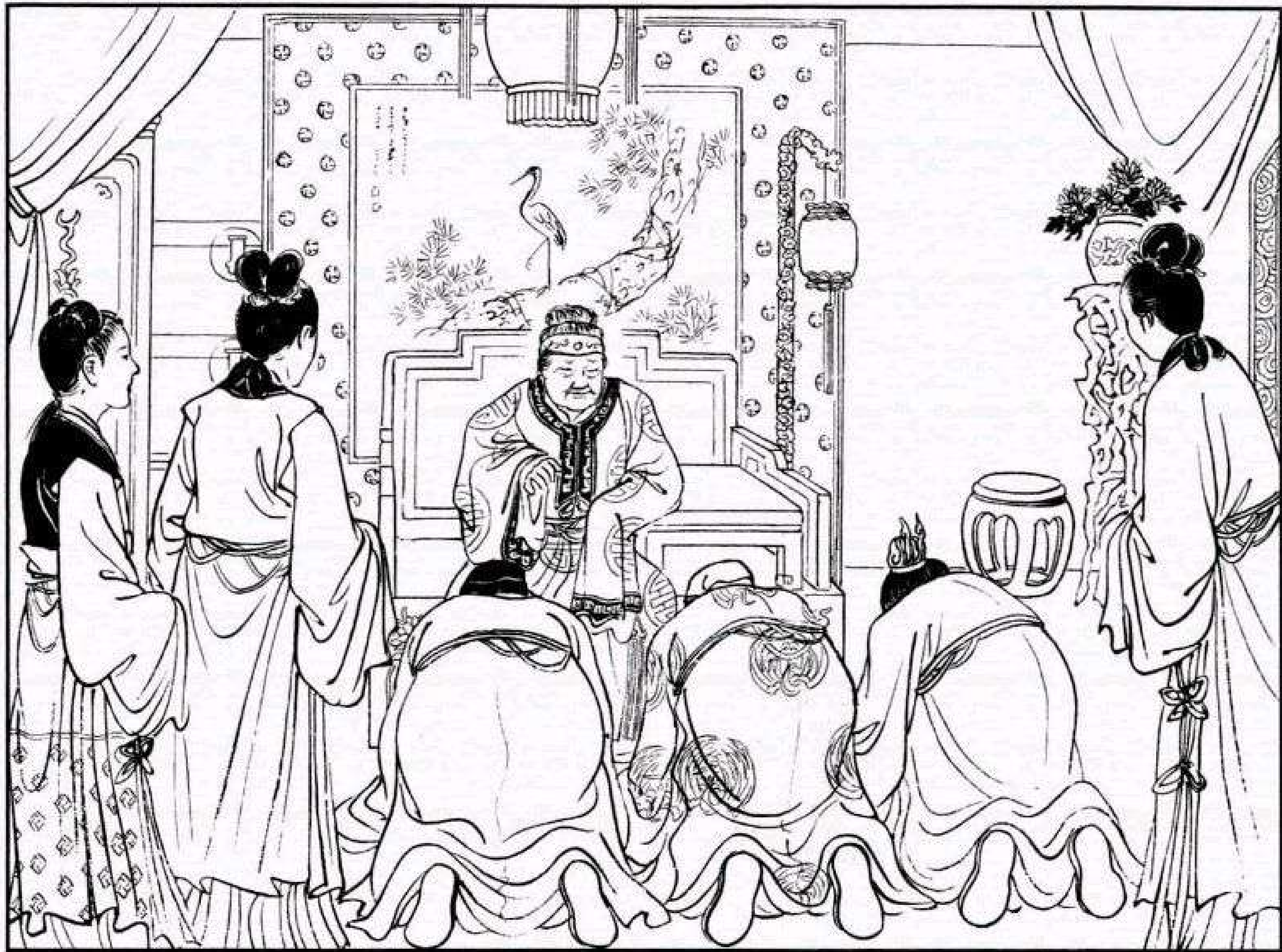
贾母给贾赦三千两，说：「你拿二千两去做盘费，留一千两给太太做零用。」又给贾珍三千两，说：「这三千两珍珠只许拿一千两，余下的给你媳妇收着。」



贾母道：『可怜凤丫头操了一辈子的心，如今弄得精光，也给三千两。此外剩下的金银和衣服，叫二老爷变卖了偿还欠账，再有多余，便是给宝玉的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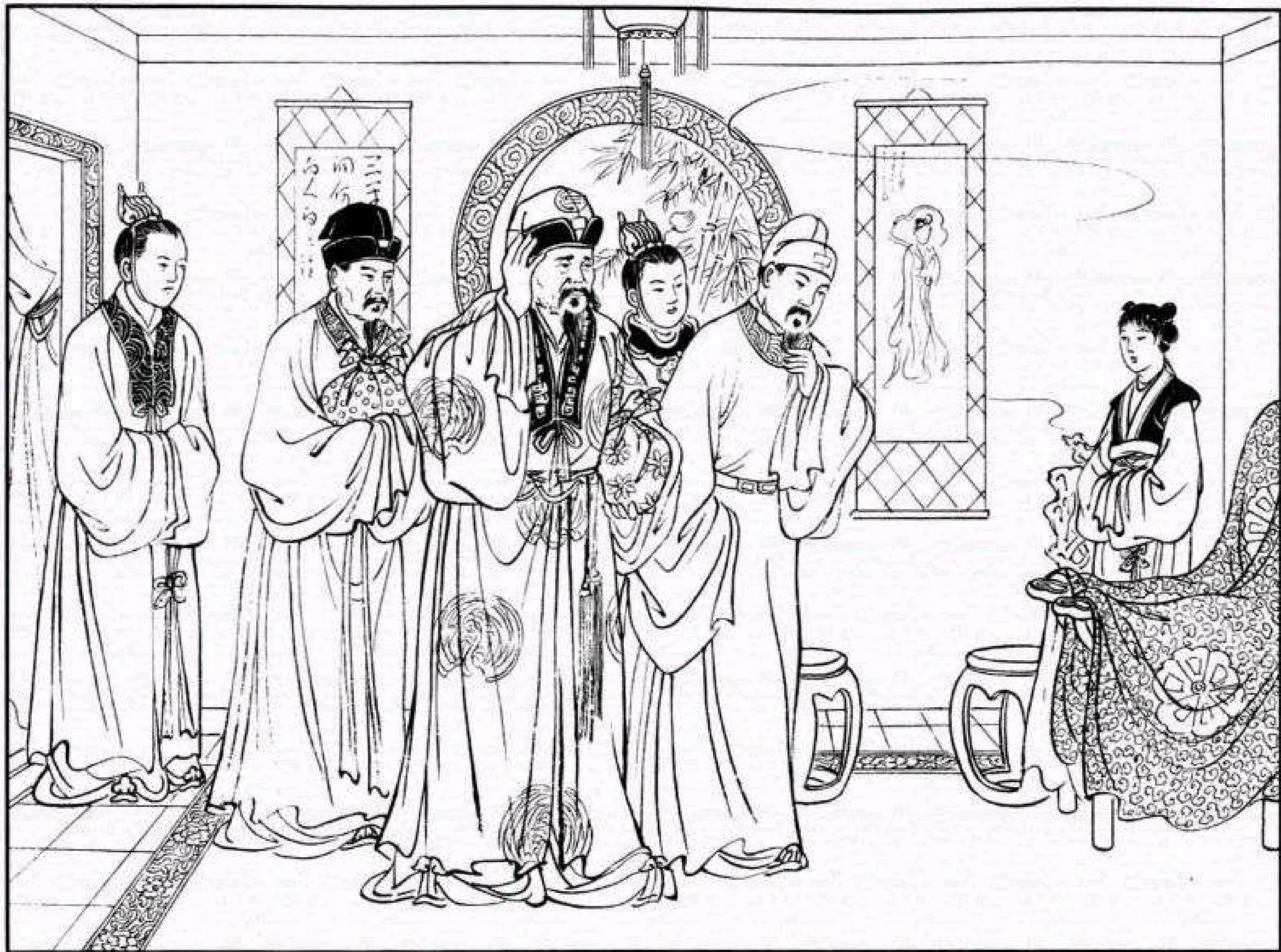
贾赦等听贾母说完，一齐跪下哭着说：『老太太这么大年纪，儿孙辈没有半点孝顺，反叫老太太这般怜惜，我们做儿孙的真无地自容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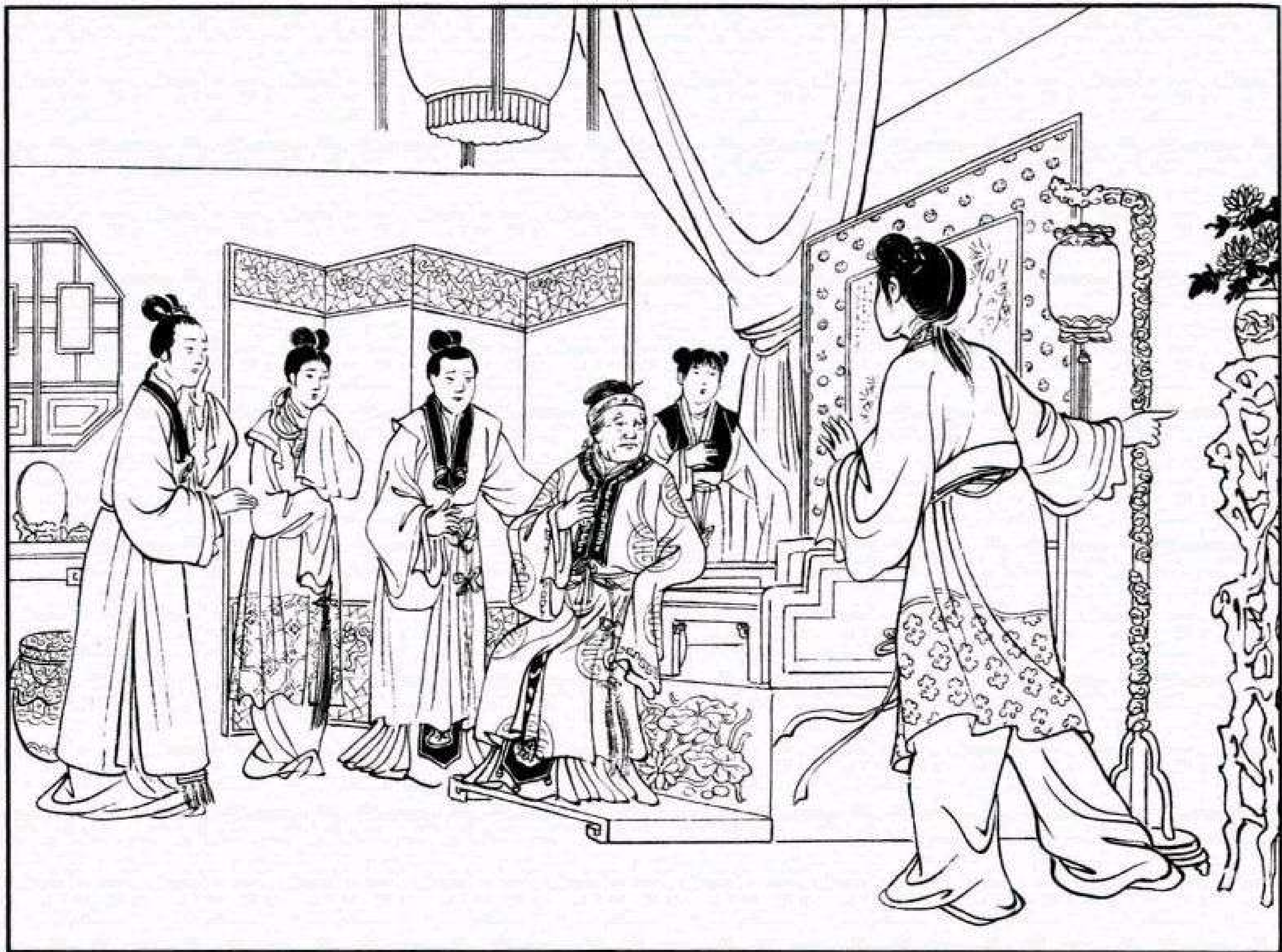
贾母道：『这些也不用提了。只是从今往后，再不可摆空架子，好好守住这个门头，我哪一天不指望你们荣宗耀祖，谁料你们爷儿俩闹得不成体统呢！』



贾赦等从贾母房里出来，又与贾政哭泣了一会。贾政反而无话可以安慰贾赦、贾珍。当下各自回房歇息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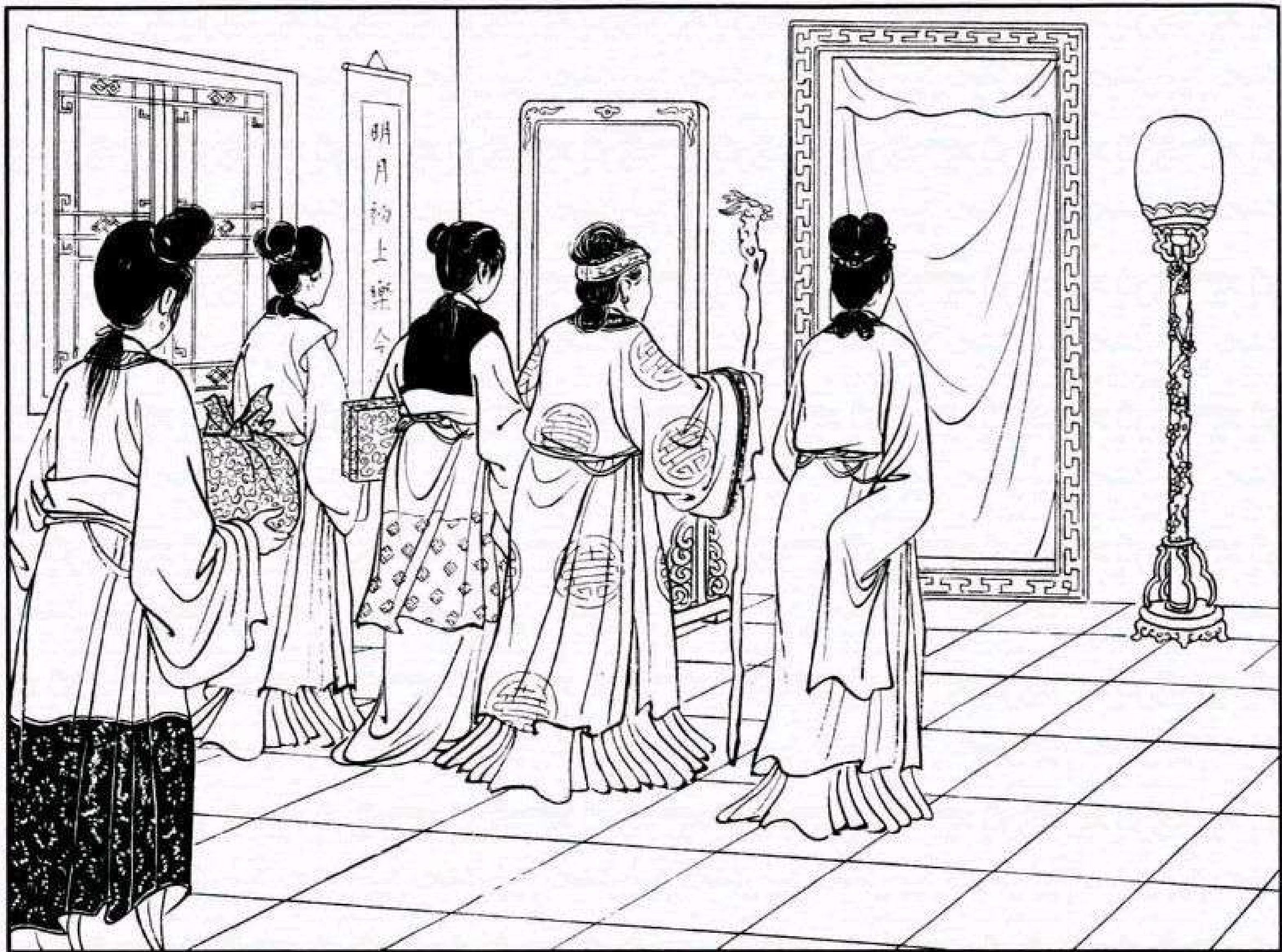
里边大家正在劝慰贾母，只见贾琏的丫头丰儿慌慌张张地跑来道：『今早我们奶奶听见外头的事，哭了一场，如今气都接不上了，太太快去瞧瞧吧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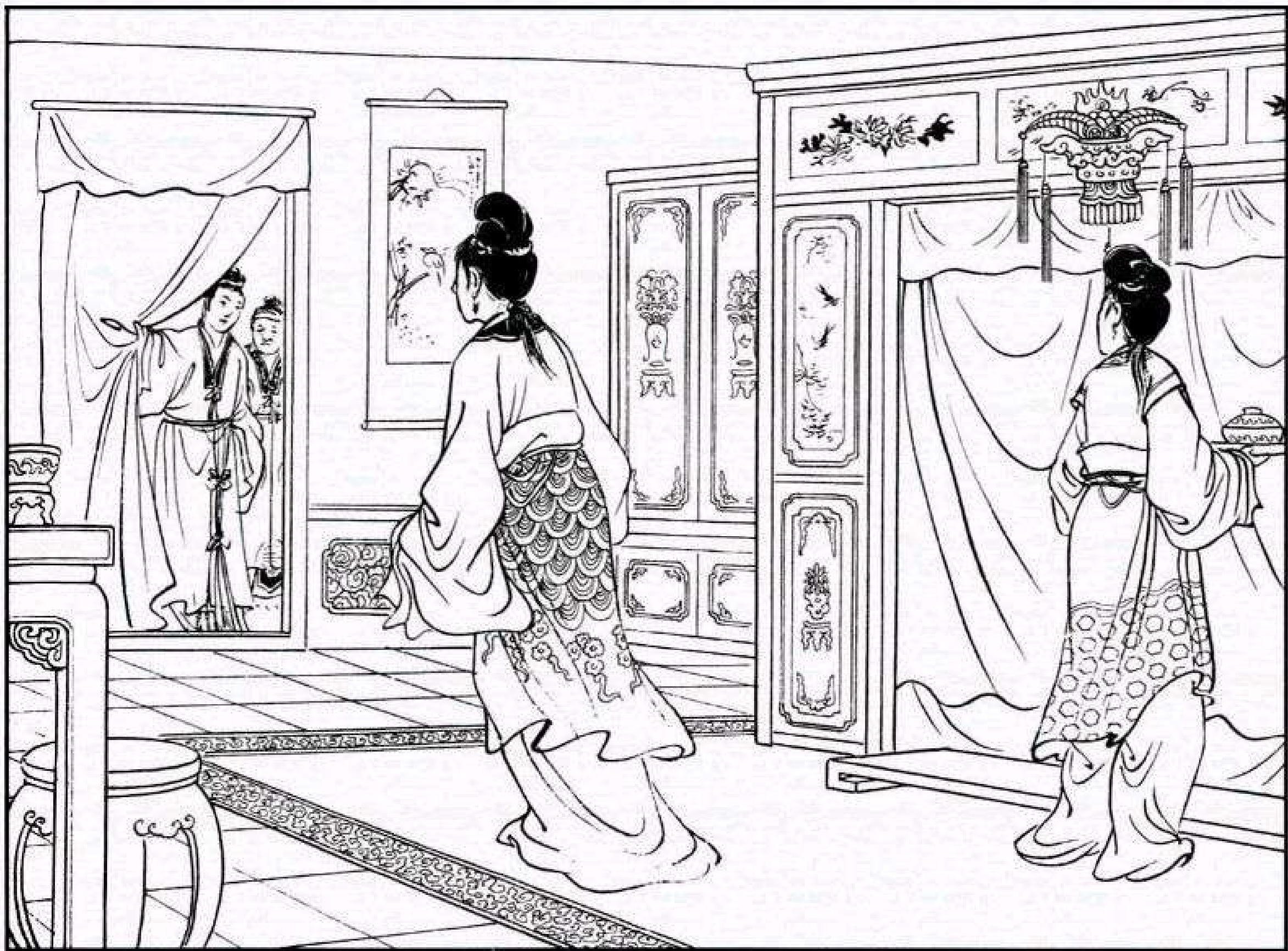
丰儿还没说完，贾母起身道：「噯！这些冤家，竟要折磨死我了！」便叫人扶着，要亲自看去。王夫人急忙拦阻，说老太太该歇歇了，不用操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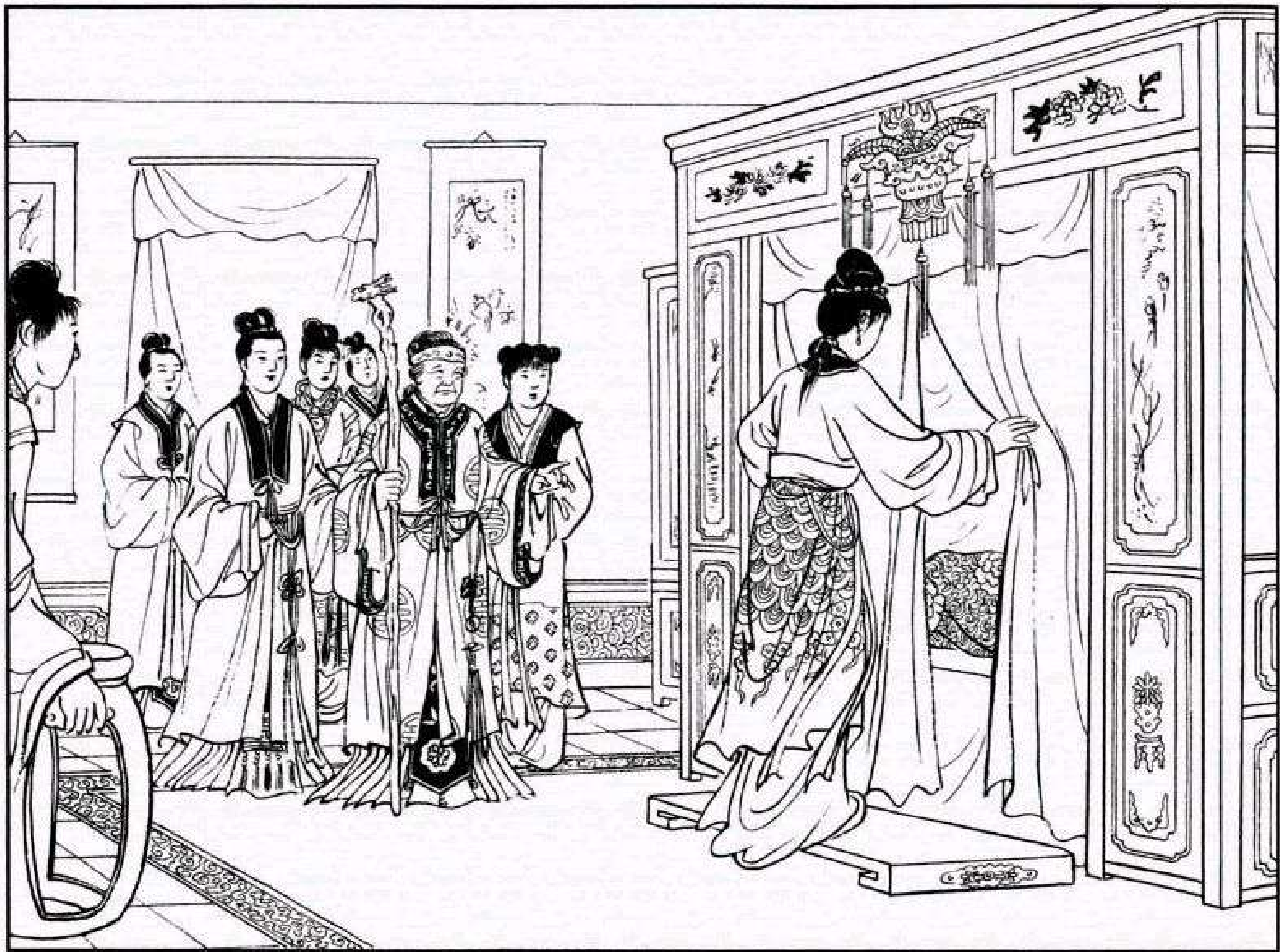
邢夫人也说：『就是孙媳妇有什么事，叫媳妇们瞧去就是了。』贾母哪里肯依，到底叫丫头拿了给凤姐的许多东西，带着邢、王二夫人，到凤姐屋里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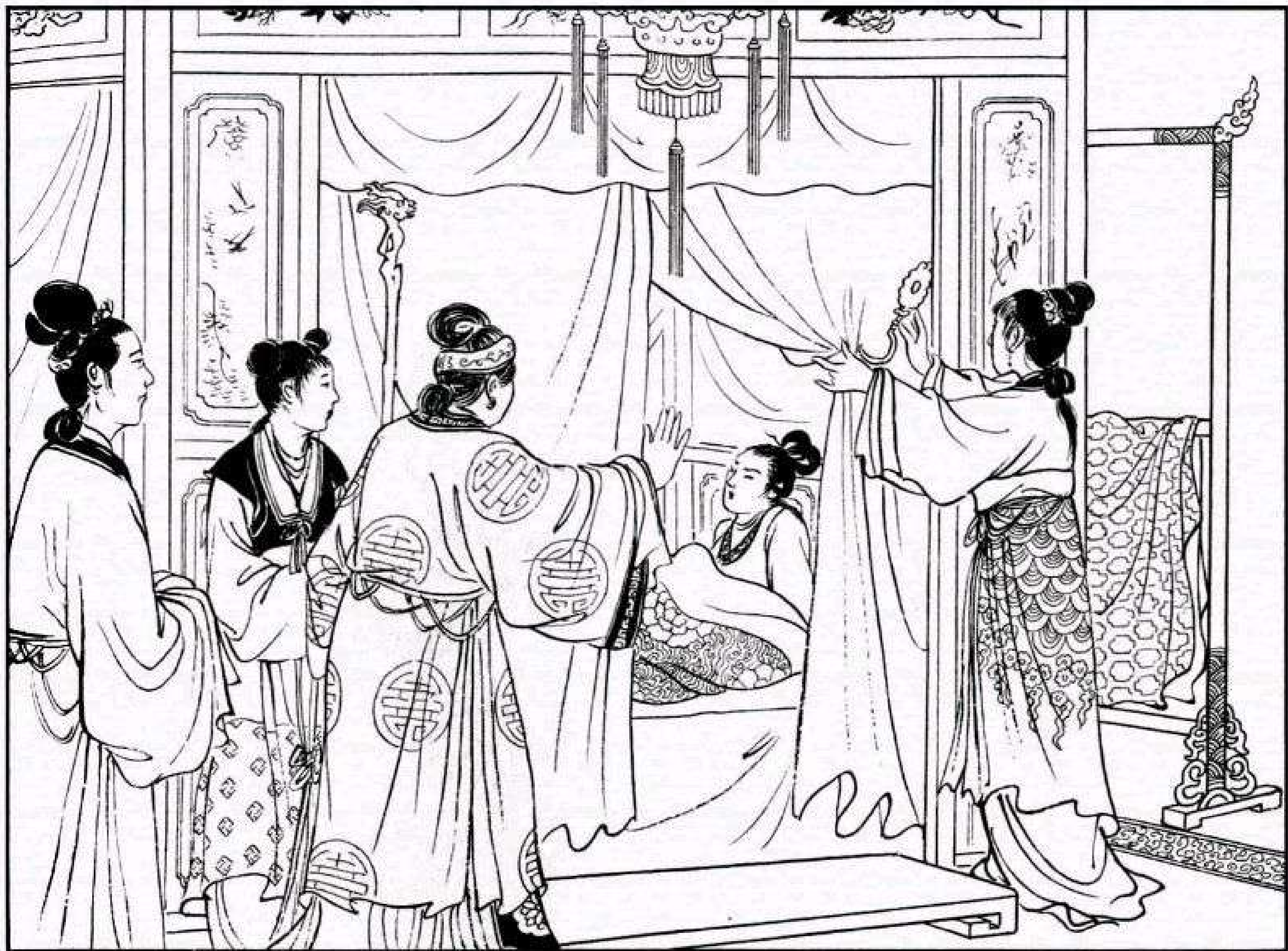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连日忧急，待听到贾赦、贾珍判罪的消息，不觉大哭，竟至昏厥过去。平儿守在旁边，也哭得两眼红肿，听见贾母等过来，急忙出来迎接。



贾母见了平儿，抢着便问：「这会子怎样了？」平儿恐吓坏了贾母，只说：「这会好些了。」又赶忙先到凤姐床前，轻轻地揭开帐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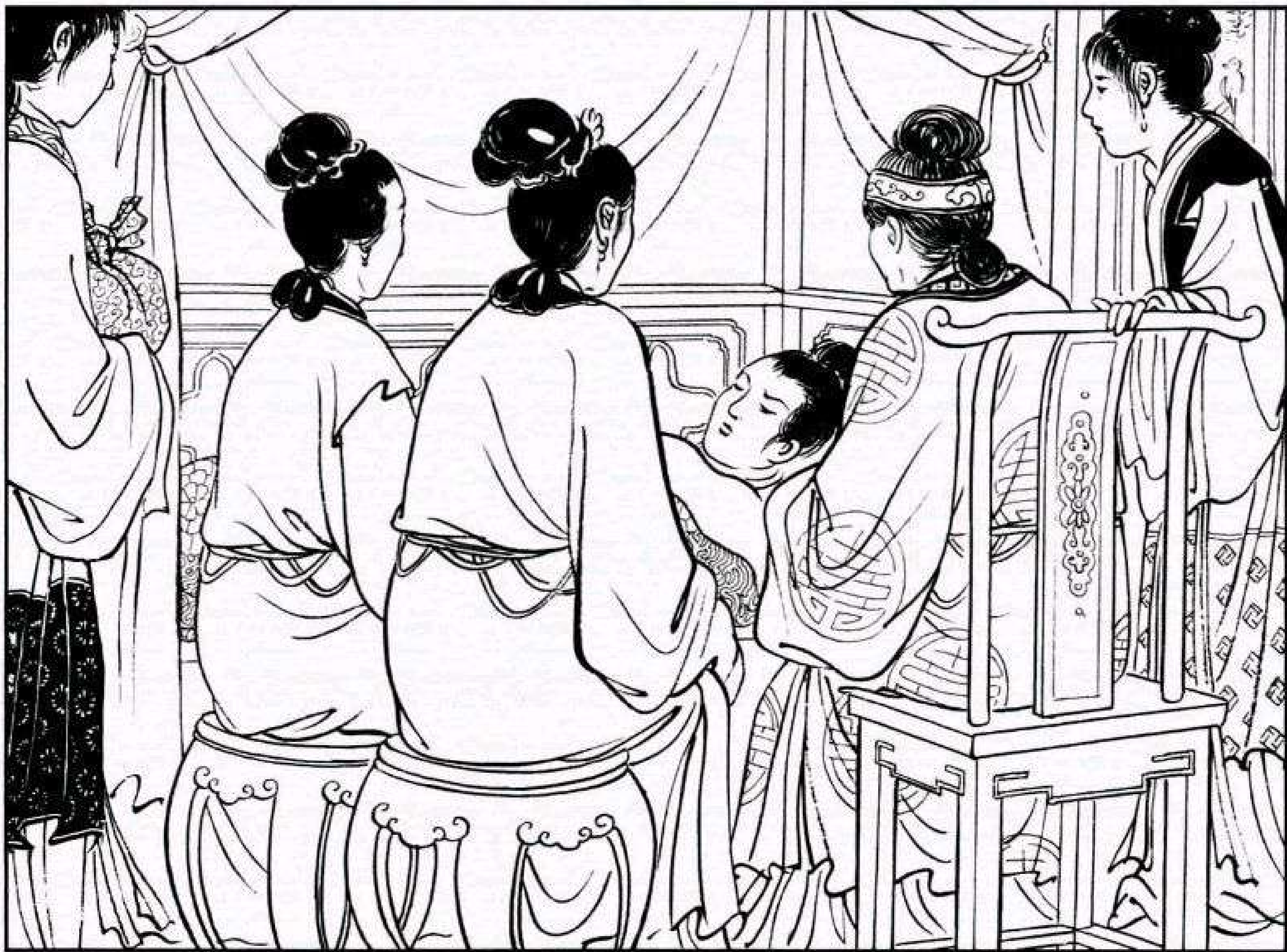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睁开眼瞧着贾母，满心羞惭。先前原打量贾母会恼她，不疼她了，不料贾母亲自来瞧，心里一宽，觉那郁闷之气略松动些，便要挣扎坐起。



贾母叫平儿按着凤姐不要动，一面问她：『你好些么？』凤姐含泪道：『好些了，只是老太太、太太亲自过来，叫我怎么担当得起？』说着，悲咽不已。



凤姐抽抽噎噎地说道：「想我从小过来，老太太、太太疼我，把我当人，叫我帮着料理家务，如今被我闹得七颠八倒，我还有什么脸见老太太、太太呢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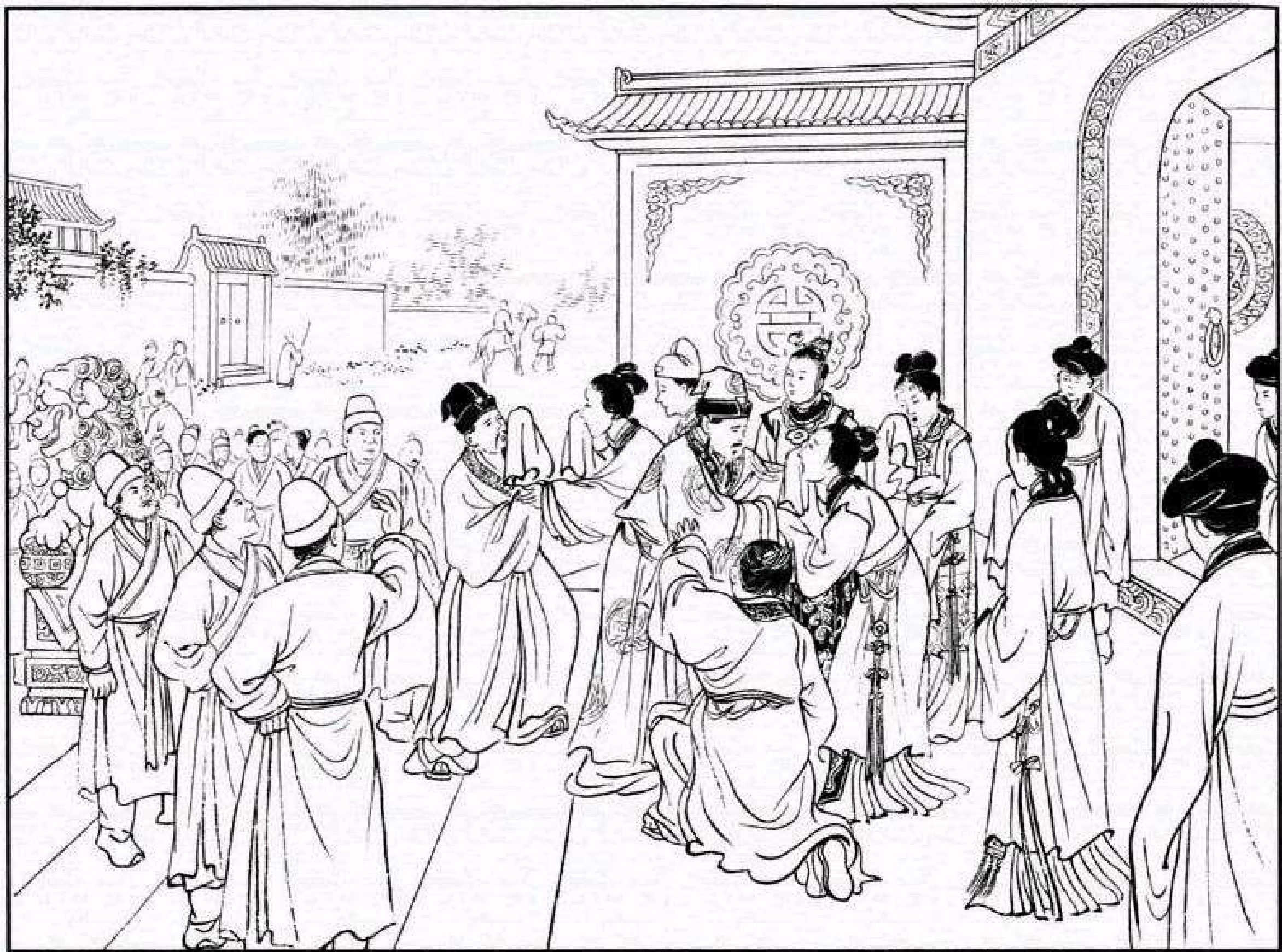
贾母安慰道：『那些事原是他们闹的，与你什么相干？就是你的东西被抄去，这也不算不了什么。我带了好些东西给你，你瞧瞧。』



凤姐本是势利贪婪的人，骤见贾母给她许多财物，不觉转悲为喜，说了许多感恩的话。贾母又叮嘱平儿：『好生服侍你奶奶。』大家这才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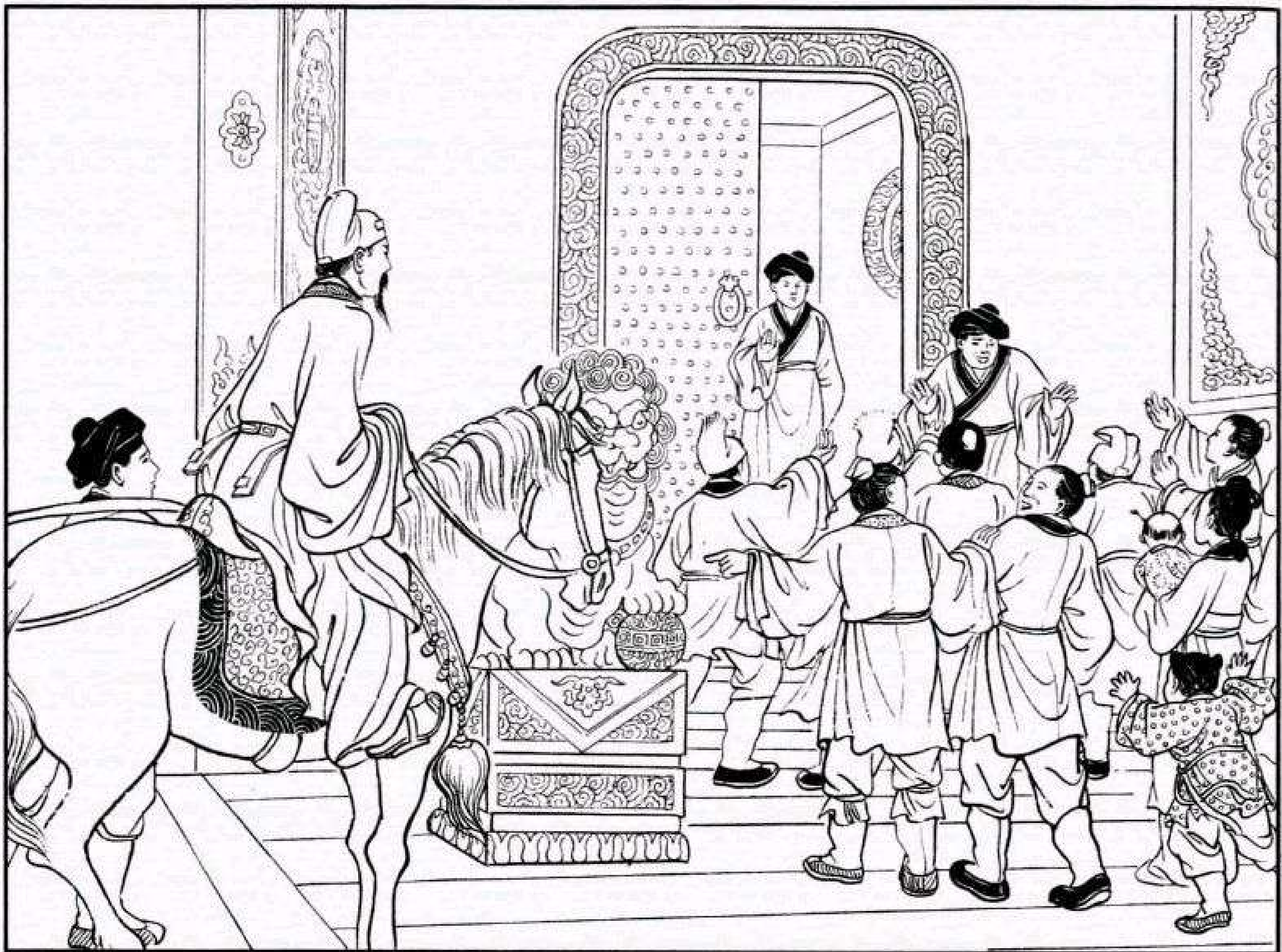
贾赦、贾珍在家里停留了两天，只得硬着头皮，依期动身；只是撻不下老母妻儿，一时你拉着我，我拉着你，说不尽分离悲痛。



贾政最讲究礼节，自己先骑马赶到城外，举酒送行；又说了好些效力赎罪、保重身子的话，才挥泪而别。



贾政回家，只见门上有好些人在乱嚷：『这世职比什么都难得，被你们大老爷闹掉了，如今圣上的恩典比天还高，又赏给二老爷了，怎好不给赏钱？』



那些门上人却和他们分辨，说：『是本来的世职，我们本家袭了，算是什么喜报？』贾政听得明白，这才知道内廷传出旨意，将宁国公世职由他承袭了。



贾政心里暗喜，赶着进来告诉贾母。贾母听了，自然也高兴。独有邢夫人、尤氏两个心中别是一番滋味，只是当着贾母面，不好流露出来罢了。



查抄贾府

红楼梦之十六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于濂元 叶之浩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